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9n1360

瞎堂慧遠禪師廣錄

(參學) 齊己・如本・祖淳・法慧

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1360-A
  -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目次
  - 滁州龍蟠山壽聖禪院語錄
  - 滁州琅琊山開化禪院語錄
  - 婺州普濟禪院語錄
  - 衢州子湖山定業禪院語錄
  - 衢州報恩光孝禪院語錄
  - 潭州南嶽山南臺禪院語錄
  - 台州護國廣恩禪寺語錄
  - 台州天台山景德國清禪寺語錄
  - 台州浮山鴻福禪寺語錄
  - 靈隱佛海禪師入　內陞座錄
  - 靈隱佛海遠和尚受禪師號謝恩陞堂語錄
  - 謝表
  -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
  -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乾道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乾道八年八月六日）
  -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乾道九年四月二日）
  -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淳熙元年四月初七日）
  - 李運使郎中
  - No．1360-B 佛海禪師語錄後序
  - No．1360-C 靈隱佛海禪師語錄序
  - No．1360-D
  - 佛海禪師小參普說
  - 佛海禪師書法語
    - 與宗直閣
    - 答蘇侍郎
    - 答陳判院
    - 答陳郎中
    - 答上藍乘長老嗣書
    - 答資德本長老嗣書
    - 法語示禪人

    - 示日本國覺阿
- 機緣
- 頌古
- 讚佛祖
    - 釋迦出山相
    - 觀音大士
    - 布袋和尚恭依
    - 聖上韻
    - 誌公和尚
    - 維摩居士(趙觀使請讚)
    - 金華聖者
    - 達磨祖師
    - 鹽官和尚
    - 雪峯和尚
    - 長髭和尚
    - 臨濟和尚
    - 雲門大師
    - 普化和尚
    - 木平和尚
    - 船子和尚
    - 香林遠和尚
    - 楊岐和尚
    - 玉泉皓和尚
    - 典午和尚(塗毒巖主請讚)
    - 大慧禪師
- 偈頌
    - 楞嚴六根
        - 非眼能見
        - 無耳能聞
        - 無鼻齅香
        - 異舌知味
        - 非身覺觸
        - 意根了知
    - 子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
    - 瞎堂三句
    - 四威儀(一七三五言)
    - 不顯名大檀越請偈(五首)
    - 答松窻居士

- 寄超然居士
- 答曾侍郎
- 寄汪狀元
- 答葛通判
- 示李才翁宣教
- 朱伯可求頌(并引)
- 錢知縣祈嗣求頌
- 王知縣求頌(無一居士)
- 葛通判請益非心非佛因緣以偈示之
- 李撫幹牧牛圖
- 和石解元白蓮
- 國清振錫橋
- 雙林無著軒
- 遊劉阮洞
- 南翔寺
- 鏡菴
- 鴻福普同塔
- 題墨竹
- 福勝寺香風堂
- 妙喜南還以偈迓之
- 次萬年賁和尚韻
- 寄中竺妙禪師
- 寄道場全和尚
- 寄[仁-二+(幺*刀)]堂仁和尚
- 寄體首座
- 送能首座住紫籜
- 送宣長老住林泉
- 送九峯長老歸舊隱
- 送之書記
- 寄楊高士
- 寄源大師
- 送萬年化主兼簡妙淨居士
- 送日本國覺阿金慶二禪人遊天台
- 次陳秘書韻
- 次陳判院韻
- 示無住道人
- 示幹水碓化士
- 赴鴻福示眾

        - 送楊高士歸蜀
        - 寄驥禪人
        - 送惠冲禪客
        - 送了禪人
        - 示禪人
        - 示化士
        - 洪秀才乞頌
        - 陳道士乞頌
        - 東陽光化士乞頌
        - 贈演說人
        - 漁父詞四首
            - 德山和尚
            - 臨濟和尚
            - 佛果禪師
            - 瞎堂自述
    - 自讚
        - 禪人寫師真請讚
        - 為月堂和尚入壙
        - 為了禪人秉炬
        - 為老隆上座秉炬
        - 為密上座秉炬
        - 為曹印錄秉炬
        - 為陳宣教除靈
        - 李賢良為小賢良周周宮人入骨
    - No．1360-E
    - No．1360-F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禪師所證廣大，動便驚群，奕世聲光，終不可掩。況復取信明主江湖，光被服膺，至結果收因，無不挺異。小師法壽以十二年機緣語要刊行於世，欲跋其後。既十年為聚，始末備知，豈可無言也？與師牛宿峯前相見底，亦要作家點撿。

淳熙丁酉季春望日法姪或庵比丘師體敬書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目次

序
卷第一
滁州龍蟠山壽聖禪院語錄
滁州琅琊山開化禪院語錄
婺州普濟禪院語錄
衢州子湖山定業禪院語錄
衢州報恩光孝禪院語錄
潭州南嶽山南臺禪院語錄
台州護國廣恩禪院語錄
台州天台山景德國清禪寺語錄
台州浮山鴻福禪寺語錄
卷第二
靈隱佛海禪師入　內陞座錄
卷第三
序
小參普說
法語
機緣
卷第四
頌古
讚佛祖
偈頌
自讚
跋

No. 1360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卷第一

滁州龍蟠山壽聖禪院語錄

參學　齊己　編

師在琅琊山受請，拈疏示眾云：衲僧鼻孔，祖佛眼睛，一串穿却了也。且道如何脫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拈衣，云：千尺身中丈六衣，斬新拈出恰相宜，長針短線君看取，節角請訛我自知。遂。
登座。龍幡勝槩落群峰，水石清奇疊萬重，燕坐不辭提祖令，微軀那更繼前蹤？眾中莫有唱扣相隨底麼？僧問：南山雲、北山雨即不問，雨霽雲收事若何？師云：棒頭開正眼，拳下作生涯。進云：此猶是雨雲邊事。師云：打鑊敲枷合自由。進云：為國焚修，將何祝　聖？師云：金剛正眼耀乾坤。進云：某中事作麼生？師云：且向門外立。僧禮拜，　乃云：靈山一舉，十反茫然，唯許迦葉親聞；少室單提，九年冷坐，只有神光獨證。自此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佛佛授之無窮，燈燈傳之不盡，不顧眼中著屑，寧論矢上加大？人人逐惡隨邪，箇箇承虛接響，因佗西竺國一隊老臊胡，累我東土人遂成不唧[口*留]。今則既為種草，不免須紹宋風，是佗屋裡人說佗屋裏事，光與諸人打併，教脚跟下淨盡地，然後與諸人斷遮公案去也，直須急著眼看。以拂子畫一畫，云：古岸雲開風浪急，斷頭船子下揚州。　復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師云：世尊去世久矣，迦葉鼻孔遼天，阿難箒後思前，未免生風起草，不是私事公酬，爭得斬釘截鐵？如今袈裟尚在，法屬無多，執手知歸，當陽分付。分付則分付了也，如何承當？喝一喝，云：就船買得魚偏美，蹋雪酤來酒倍香。
入院，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百鳥啣花獻？師云：寸長尺短。進云：爭奈世情看冷暖，人事逐高低？師云：冷地叫屈。進云：未見時又作麼生？師云：地不能載。進云：恁麼則裩無襠，袴無口。師云：也不較多。進云：見後如何？師云：一場懺懼。　乃舉：大寧寬和尚拈拄杖示眾云：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遮裏。如今用去也，為雲、為雨，為瑞、為祥，利人、利天，出生、入死，佗方此界，出沒捲舒。若也通身是口，說不能盡；通身是眼，照不能窮。一念相應，剎那萬劫。師以拂子擊禪牀，云：蝦蟇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洞庭湖頂門著地，龍蟠山腦後見腮，依樣畫猫兒，終無捉鼠分。若也不會，非但上座，山僧也只不會。
上堂：釋迦已入滅，彌勒未降生。正當恁麼時，拄杖在龍蟠手裏。若道得，兩手分付。有麼？有麼？若無，依舊橫擔不顧人，直入千

峯萬峯去。
浴佛，上堂。隴麥青青春色過，嶺雲散盡楚天高，翻思歡喜園中事，八萬魔軍爭奈何？山僧昨日出城歸，晚蚤來維那報浴佛正在夢中，起來抖擻精神，東西目顧，不知浴那箇佛？若是釋迦佛，釋迦佛入滅久矣；若是彌勒佛，彌勒佛見在兜率天宮；若是本來佛，本來佛作何面目？若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有情無情悉皆是佛，天晴雨下何曾不浴來？若是自已清淨法身，何用更浴？若道一切眾生悉皆是佛，且道屎坑裏蛆蟲日日頭出頭沒，何嘗不浴佛來？前廊也叫浴佛，後架也叫浴佛，浴佛浴佛，浴儞屋裏老爺。忽有箇漢出來道：正是浴著我屋裏老爺。只向道：合掌殷勤頭面禮，更澆兩杓又何妨？
上堂。全機獨脫，佛眼難明，妙解不存，聖智那辨？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拋向面前，如山、如嶽、如稻麻、如竹葦、如古廟香鑪、如臘月□□、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如睡夢覺、如蓮花開、如鏡頓照、如空無隔，如如不動，不動如如，如如亦如，是箇甚麼？良久，云：東土移來西土看，南州打到北州頭。
滿散乾龍節，上堂。如來不說無餘說，迦葉無聞無異聞。體得無聞無說說，玉石難分亦自分。國恩佛恩總報，人王法王道存。一句子，若為論？以拄杖一卓，云：仰祝　聖明逾日月，更祈　睿筭等乾坤。
結制，上堂。僧問：太阿橫按，截萬機於掌握之中；寶鑑當軒，照群像於無私之表。向甚處安身立命？師云：銕面夜叉搖阜纛。進云：大小大瞎堂，一問直得百雜碎。師云：利動君子。僧禮拜。
舉：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已宿命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殺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劒持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師云：黃面瞿曇雖則分踈，應口車不橫推；文殊仗劒逼佛，理無曲斷。五百比丘悟去，同舌說偈。惡罵□問則且置，畢竟宿命通向什麼處去也？師云：眼裏無筋一世貧。其或未然，更為下箇注脚：佛祖由來總是冤，電機旋處直如弦，金毛若解和聲拶，月裏麒麟笑揭天。
上堂，舉：保寧勇和尚示眾云：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師云：指桑樹，罵柳樹，用官坊，作醋坊，瞎堂也有些子佛法，未曾

舉向諸人。驀拈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子化作摩醯首羅天王，騎無角鐵牛，向儞諸人鼻孔裏說三乘十二分教及六波羅密，大分為二□，分為三，初解題目，後釋本文。本文則且置，作麼生是初解底題目？卓一卓，云：解道長安無別徑，天下草鞋錢價高。

滁州琅琊山開化禪院語錄

入院，開堂。祝　聖罷，復拈香云：天地莫能覆藏，佛眼莫能窺測，累我三十年荒草裏橫身，至今一平生作箇不唧[口*留]漢。就中有些子諸訛，對眾也須說破：十年前被業風吹至岷峨山□□，棘林中撞著箇無孔鐵鎚，被佗一擊，半醉半醒，將謂啞却口，一生開不得；十年後又被業風吹到濯□江頭，葛藤堆裏逢著箇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口，直得喪膽亡魂，從茲戶破家殘，開得口，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為十年前見底知識即是？為十年後見□□□即是？復云：休！休！一鶴不捿雙水，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奉為前住成都府昭覺天寧萬壽禪寺圜悟真覺大禪師，不重佗對　御譚玄、橫行海上，只重佗胸中無物、肚裏無禪，藝向鑪中，用酬法乳之恩。遂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天高地厚，水闊山遙，第一義作麼生觀？若有著得眼底，出來相見。僧問：法席新開，請師祝　聖。師云：傾盡此時心，仰讚南山壽。進云：謝師答話。師云：日午打三更。僧禮拜，師噓一聲。　問：機境言詮即不問，三聖推僧事若何？師云：入水見長人。進云：保壽便打，意作麼生？師云：今日重行正令。進云：三聖道：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遮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如何話會？師云：非親不解其禍。進云：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又作麼生？師云：幾箇是知音？進云：今日驀有箇漢出來掀倒禪牀，和尚如何支遣？師云：因齋慶懺。僧便喝，師云：賊過後張弓。　乃云：瞎驢滅却正法眼，大冶真金失色；臨濟倒用魔王印，山河大地□□□。今土曠人稀，罕見吾家種草。若也一向雷奔雷閃，棒喝交馳，明暗相投，主賓互換，猶是家常，未為分外。直須情塵不□，義路難存，掃盡衲僧蹤，裂破祖師印，蹋翻香水海，透出威音前，生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到此釋迦削迹，彌勒吞聲，文殊、普賢目瞪口呿□，我頂摩霄漢，背負須彌，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底出來，不消一箚。何故？鎮鄀在手，誰敢當鋒？久立眾慈，伏惟珍重。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上堂。僧問：不落聖凡機，請師速道。師云：兩手提不起。乃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驀拈拄杖一卓，云：拄杖子化作密跡力

士，掇一座須彌盧山，安在諸人頂額上，開眼合眼，築著磕著。且作麼生是寂滅底相？擲下拄杖，云：謹家之門禍不入。
上堂。今朝九月初一，敗葉凋零滿室。鉢盂高挂懸崖，拄杖依前靠壁。幾許谿山風月，且無遮箇消息。諸祖不解提擲，久參那辨端的。雲黯黯兮胡漢何分，風蕭蕭兮鼻孔突出。自是捕盜無功，只管抱贓叫屈。驀拈拄杖云：捉得也，捉得也，在什麼處？卓拄杖云：晚風吹動小樓春，歸來一徑花狼籍。
上堂。醉翁亭畔寒梅折，庶子泉邊瑞雪鋪，不二法門從此入，更於何處覓文殊？諸人還見文殊麼？驀拈拄杖一卓，云：看！看！露柱跳□□籠裏，燈籠拄在露柱邊，三門外金剛冷笑一聲，直透執師子國，驚起六牙曰象，忽然撞破煙樓。典座開靜，山僧走堂，祝香陞座，次第巡寮。
上堂。拈拄杖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指不是月，月不是指。遮箇是拄杖□□，箇是淨餅。觀者問者，復是阿誰？喝一喝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如。擲拄杖。
上堂，僧問：久嚮瞎堂，如何是瞎？師云：赤脚下閻浮。進云：開口便知音。師云：通身挨白刃。僧便禮拜，師云：更須瞎却。　乃云：今朝四月八，邪師壞正法，累及釋迦文，死水裏淹殺。忽然活百川，倒流鬧聒聒，引得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露柱燈籠、三門佛殿、鉢盂坐具、拄杖笠頭俱透脫。以拂子一擊，云：須彌頂上打齋鐘，焦螟眼裏開巾鉢。
上堂，舉：楊岐拈拄杖示眾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久，云：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喝一喝，卓一卓，師云：大眾！非唯短販賤賣，亦能捨重從輕，而今一一與儞諸人宗本筭利了也。要見楊岐老漢轉身吐氣處麼？拈拄杖擲下，云：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天，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

婺州普濟禪院語錄

入院，上堂。僧問：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全眾食天祿。進云：不恁麼又作麼生？師云：爭怪得老僧？進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師云：脚得下事作麼生？進云：兩口無一舌。師云：老僧在你鉢盂裏乞命。進云：今日著賊。師云：勘破了也。　乃云：先師□住獨龍山，四十餘程自買船，今日琅琊歸普濟，借婆裙子拜婆年。
上堂。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驀拓拄杖，云：看！看！普濟拄杖子化作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那、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向諸人鼻孔裡異口同

舌宣說三乘十二分教、四諦六波羅密，然後朝歸東土、暮宿西天，佛殿裡燒香、三門頭念掌。且道是何章句？以拄杖卓一卓，云：我亦從中證，非唯觀世音。

祈雨，上堂。舉：佛勅五百尊者降一毒龍，各運神通，皆降不得。忽有異方尊者至，佛勅令降，尊者於毒龍面前彈指一下，其龍便伏。師云：可惜放過，要且只是箇業龍。若是菩薩龍，於我法中聞我妙法，不忘本願，先布慈雲，後降甘雨，在在處處隨眾生心作大佛事。普濟如今若見，便與攔胷搦注，問佗道：兩箇月點滴不施，你向甚處去來？待佗道：休，休！只向道：便是阿逸多師弟出來，我也共你未休。待佗道：長老如何不肯休？對佗道：直待雨霖頭。

謝雨，上堂：南山[句-口+谷]帀雲遮日，西塢逡巡水滿塘。三日不來成話霸，葉公若在□郎當。

上堂。舉：佛問波斯匿王：汝以何觀佛？王言：我今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觀佛實相，觀身亦然。世界、眾生界，根根、塵塵，悉皆清淨。師呵呵大笑，云：且道笑箇什麼？諸禪德！休將傳說為傳說，莫把曾參作魯參。忽有人問：山僧以何觀佛？只對佗道：白楓塢荊棘塞路，清潭山草莽纏身，牛欄頭鱧魚[跳-兆+孛]跳，朱嶺榨出油三斤。

上堂。若論此事，譬如琵琶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拈起拄杖，云：遮箇是拄杖子，有時橫，山河大地一時橫；有時豎，日月星辰一時豎。只如今在瞎堂手裡，誰敢正眼覷著？何也？要且不與你諸塵作對，亦不礙佗眾相發輝。說什麼說琵琶琴瑟箜篌，亦非妙音妙指能發？且作麼生近傍？擊禪牀一下，云：會麼？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若作佛法會，永勸墮泥犁。

上堂：元正啟祚舊時事，萬物咸新今日春，自是天機超妙化，何須更捋鬼頭巾？攀北斗，倚南辰，唱拍相隨特地新，引得水輪、風輪、火輪、金輪相磨俱不動，執持世界等空手，面皮厚三寸，眉毛重八斤，有時無事倚門立，十字街頭等箇人。

上堂，舉：法華舉：和尚示眾云：一二三四五，任君顛倒舉，露柱與燈籠，何曾成佛祖？不惜眉毛者，直下便道取。師云：遮老漢名喧宇宙，道播叢林，却將祖父田薗契書和身賤賣與人。山僧今日相席打令，不免依公定奪去也。五四三二一，日向東畔出，照見洞庭湖，烏龜眼睛赤。天無門，地無壁，一陣任風倒射回，吹起兩須無孔笛。

上堂，舉：興化一日入僧堂，謂首座云：我見你了也。師云：老不入廣，少不遊川。首座便喝，師云：天晴雨下，也少你一箇腳指頭不得。興化打露柱一下便出，師云：禮防君子。首座隨後上去，師云：好來，好來。首座云：適來觸悞和尚。師云：吉星未退，惡曜

來臨。興化打柱一下，師云：禍福盡在其中。復云：大眾！興化棒頭拶開世界，首座喝下趯倒乾坤，兩箇無孔鐵鎚有什麼共語處？諸人若不會，成佛無疑；若也會去，入地獄如箭射。

上堂，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云：蘸□契冬瓜。進云：青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師云：家在甚麼處？僧便喝，師云：烏銅金不換。　乃云：解劈當胷箭，因何只半人？直饒盡大地為弓，日月星辰為箭，畾塞虛空而來，四方八面俱發，也只射得半箇。如何道得一句？教佗十分完全去。良久，喝一喝，云：寅申巳亥遇雞瑯，子午卯酉見蛇走。

上堂，舉：僧問浮山圓鑒：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讎。學人上來，請師端的。隨後以衣袖一拂，浮山云：誅龍之劒，豈可揮蛇？僧噓一聲，山云：如今大有如君者，不到烏江不肯休。師云：衲僧家氷凌上走馬、劒刃上橫身，未為分外。你看遮兩箇不了事底老凍韇，是則六韜俱備、七事隨身，衝開斗底八門、打破偃月二字，三軍未分勝負，因甚各豎降旗？諸人正當胡漢不分，且道那箇是紫羅帳裡人？以拄杖一卓，云：午夜落花流水遠，一天明月上孤岑。

上堂，僧問：無禪可問，無道可學，因甚衲僧到此却不會？師云：拄杖依前黑似奈。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七穿八穴。　乃云：法身非相，相非法身，無相則法身獨露，誰云法身？誰名法身？誰是法身？法眼無瑕，瑕非法眼，無瑕則法眼全明，誰云法眼？誰名法眼？誰是法眼？豈不見道：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誰云彌勒？誰名彌勒？誰是彌勒？此義幽深，吾不能說。

上堂，舉：寶公和尚云：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雲門云：你立時不見立，行時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更有山河大地來？如你每日把鉢盂噇飯，喚什麼作飯？何處更有一粒米來？師云：此是真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隆興二年三月十五日結。叩齒三下，云：咄！咄！李陵雖好手，也有陷番時□。受禪寂，請辨眾。上堂：竹杖輕攜離婺女，雲衣高捲上仙霞。五湖四海休云別，南北東西六一家。

衢州子湖山定業禪院語錄

師受建州大中禪寂請，知府張舍人留住子湖。入院，上堂云：媿我金鱗困守株，誤佗禪寂遠招呼；中途再領賢使命，定業難逃住子湖。所以道：衲僧行處，滴水氷生；遇境逢緣，了無羈絆。在彼在

此，片雲不礙長空；或去或來，眾水難逃月影。當恁麼時，坐斷千差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師至烏巨，請上堂。千峯積翠，猨行鳥道絕人蹤；萬派歸源，破月衝煙何處是？只箇見成公案，從來不涉化門。奢處奢，遇賤則貴，拄杖頭邊鐵蒺藜；儉處儉，遇貴則賤，金剛手裡斷貫索。當恁麼時，轉身吐氣，則時人知有。閙市擷梭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一卓，云：雲從白石上頭出，月向青陰缺處來。
謝雨上。豈正令當行，十方坐斷？直須荒却院，難却眾，法堂前何啻草深一丈，三門外荊榛高出萬尋。一大藏教閑家具，十地聖人破草鞋，衲僧巴鼻匹似閑，佛祖眼睛泥彈子。如今說事不得作事會，說理不得作理會，是則一時是，非則一時非，三世諸佛填溝，六代祖師塞壑，於儞有甚交涉？若也不會，山僧在你脚跟底轉大法輪；你若會，爭奈拂子在定業手裡，不消彈□，變作廣目天王，統領四海五湖、八水三江諸大龍王，巡歷分野，震法雷，傾法雨，焦枯普潤，熱惱清涼，隨眾生心作大佛事，各各跨金毛師子，一一向諸人鼻孔裡左旋右轉，七穴八穿，然後異口同舌而說偈言：唵阿嚧勒繼薩婆訶
□。侍郎請上堂。最初一句，風來烏已覺；末上一著，露重鶴先知。未須眼辨手親，只貴形瑞影直。譬如摩醯羅眼擘開面門，豎亞一隻，誰敢近傍？又若金毛翻躑，奮迅全威；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如是，則奴呼菩薩、婢視聲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著著與佛魔相戾、步步與諸祖抗行，坐斷銕壁銀山，放出三頭六臂，掀天關、轉地軸，促三祇為一念、易短壽作長年，一千手眼洞明、百億化身頓現。舉拂子，云：看！看！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上堂，舉：永嘉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師云：你□□破落戶，頭戴無圈笠子，身披漏網袈裟，逢相撲則褊袒右肩，遇賭錢則右膝著地。饒你三百六十骨節囫圇塞虛空，八萬四千毛竅包羅天地，正好朝三千、暮八百。子湖今日借水獻花，江月松風吹，松風江月照。驀起立地，云：萬福行脚僧莫超(去聲)。
上堂，僧問：便恁去時如何？師云：三門不曾關。進云：恁麼則不去也。師云：阿誰留你？進云：去與不去時如何？師云：押下作寮，重訊三百。進云□：大難酬。師云：大眾笑你。　乃云：年年正月一，鼻孔長三尺；箇箇賀新春，眉毛重八斤。但□平正事，天道自分明。
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師云□：六擔版，各見一邊□。云：千年曆日好合藥。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云：莫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又云：莫有收得蒿枝箭底？略借一觀。復云：釋迦老子頂

摩霄漢，背負須彌，氣吐萬峯雲，眼放巖下電。昨夜三更古廟裡相逢，為什麼却不見鼻孔？喝一喝。
上堂：昨夜三更風起，吹皺一池春水。魚龍頭角崢嶸，露柱振腮擺尾。蝦蟇教跳上天，鴨兒驚得匾觜。見時易，用還難。簸土颺塵君自看，是什麼一把□□收不□。
上堂。若論此事，譬如國家取選，登科拔萃盡在諸人。既知金牓書字、鴈塔題名，及至臚傳之時□，作麼略無應者？如今一一從頭領過，是你諸人畢竟喚作阿誰？元來不是不應，只是不肯承當。且作麼生承當？良久，云：白玉樓前誇雪手，紫羅帳裡舞三臺。
上堂。祝聖之餘，復有何事？驀拈拄杖一卓，云：瞎漢！會便會去，薦便薦取。青天白日，會又會箇甚麼？薦又薦箇甚麼？擲下拄杖，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上堂，僧問：溈山會裡有一僧，聞版聲拍手呵呵大笑，意旨如何？師云：莫怪相賺。進云□：然佛法無道理。師云：你還喫粥也□。進云：臨期方覺告人難。師云：撞著銀山鐵壁。進云：版未鳴時向甚處去來？師云：退後，退後，溈山來也。僧禮拜，師云：笑殺傍觀。　乃云：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常樂我淨，佛之德也；喫粥喫飯，衲僧德也；興雲致雨，拄杖子德也。諸上座！山僧不曾將頭就刃、擔頸就枷，諸人為甚麼不入眾數？良久，云：齋後喫茶。下座。
上堂，舉：雲門示眾云：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云：在你諸人頭上敎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諸人脚跟下。又云：遮箇是祭鬼神底茶飯。雖然如是，鬼神也無厭足。師云：便是祭鬼神茶飯，鬼神若靈，十二時中也闕佗不得；鬼神不靈，便好與掀翻擡卓、焚燒廟宇，教佗因禍致福。當恁麼時，祖師眼睛要且不在頭上脚下，諸人向甚麼處摸[打-丁+索]？喝一喝，云：家貧猶自□，路貧愁殺人。
上堂：迦葉不聞聞，如來無說說。父子不相傳，神仙無秘訣。拈拄杖一畫，云：君不見謝豹花開雨後春，杜鵑啼破梢頭月。
上堂。老胡誕生四月八，韶陽亂棒打不殺，如今縱得十分全，頂門正眼依前瞎。瞎後如何？相將到衢州，子湖長老上刀山、登劒樹，入鑊湯鑪炭裡，與諸人說些子拔舌犁耕底佛法。驀拈拄杖一卓，云：且道是何章句？翁。

衢州報恩光孝禪院語錄

上堂。元正啟祚，風雲滿肚。萬物咸新，日月燈明。應時納祐，生鐵鑄就。慶無不宜，照顧頭皮。爛泥有刺，綿裹稱鎚。金剛圈子，栗棘蓬兒。千重百市，正桉傍提。有照有用，多是多非。無言無

說，絕毫絕麁。德山臨濟，口似鼓椎。頂門一箚，頷下安眉。誰知縣裡老鼠，咬殺州裡猫兒。阿呵呵，也大奇。拄杖敲開鐵蒺藜，迸出紅鑪金彈子。打著湘江，那下汝州。香山院裡，千手千眼。石大悲。

上堂，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木杓頭邊鎌切菜。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研椎撩餖飣。乃舉：雲門示眾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云：遮老漢不唯像席打令、買帽相頭，亦乃聽事不具、喚鍾作甕，山僧不是便把蛇頭要與諸人雪屈。驀拈拄杖，云：瞎堂！拄杖子化作拄杖子，吞却拄杖子了也，且道拄杖子從什麼處得來？卓一卓，云：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

上堂，舉：乾峯和尚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云：說與說人了也，切不得作一二會。既不作一二會，且作麼生會？以拂子擊禪牀，云：黃河九曲連霄漢，華嶽三峯倒插天。育王佛智和尚遺書至，上堂：大道忘情絕去留，天倫何處覓蹤由？七星利劒當鋒按，八臂那吒輥繡毬。圓寂法兄佛智大禪師，祖域長城，法門巨棟，高標卓犖，隨方建立。法幄水泄不通，在處□持宗眼，純鋼打就生鉄，鑄成法中之王、僧中之寶。豈謂訃音忽至，捨我而去？敢問大眾：只如蹋斷浮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合掌橫吹無孔笛，倒騎鉄馬上刀山。

上堂，舉：麻谷到章敬作禮，繞禪牀三帀，振錫而立，敬云：是！是！又至南泉亦然，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師云：遮葛藤老漢好與九十拄杖，更道此是風力所轉，然成敗壞大似望空設拜拈了也。委悉麼？如是如是，腦門著地；不是不夜，叉手長跪；是與不是，轉無巴鼻。北人運至南方，貨易獲其厚利。

檀越請上堂。新羅國裡打齋鍾，穩泛靈搓到月宮，仙侶不知何處去，秋聲依舊著梧桐。復舉：睦州喚僧云：大德！僧回首，州云：擔版漢。雪竇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遮僧喚？既回首，因甚却成擔版？師云：嗄！川藟直，川藟直。是則一期騁俊，千載風流，錐得片時榮，刖却一雙足，說甚遮僧回首不回首？盡大地人寧免箇擔版漢？驀拈拂子云：還見陳蒲鞂麼？擊禪牀一下。

上堂：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諸塵入正受，一塵三昧起。三昧與正受，門[櫼-發+(十/(罩-卓+(衣-亠)))]作碓觜。起滅無定時，恰如眼見鬼。正受非正受，云何作道理？無道理，如何委？拍禪牀云：一去寥寥七百年，下載清風今未已。

上堂：便恁麼散去，已成窠臼。更挺頭倒耳，轉見病深。是佗德山、臨濟、雲門、趙州子孫，舒照物手，具透青眼。聞禪與道，毒

箭橫心。見佛與祖，群槍著體。俊流上士，薦在未屙。咬薑呷醋，痛領將去。儻能如是，方且救得一半。

上堂。若論此事，要見即瞎，要聞即聾，覷之則塞却鼻根，究之則無起滅處。以拂子擊禪牀，云：聞麼？復豎起，云：見麼？豈不見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師云：是什麼？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保寧勇和尚道：體即是用，用即是體。師云：吽！吽！要且體不是用，用不是體。瞎堂不是截水停輪，強生節目，也要與諸人緇素有時以拄杖子為主，毛頭剎海為體，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為伴，四大五蘊、六欲八風為用，子細思量，著甚來由？不如麤羹淡飯，有鹽無醋，窮滴滴地，快活平生。雖然如是，也不得放過。而今分為四段名義，其義各各不同，向下文長，來日分別。

結夏，上堂。僧問：禪人昔日辨風旛，饒舌盧能話此間，兩處剛然俱不是，幾多開眼受生瞞。如何是不動底心？師云：自從胡亂後，淈[泳-永+盾]到如今。進云：沿江不識朝宗勢，逐浪隨波卒未休。師云：彼此不著便。進云：只如巴陵道：是風動？是旛動？諸訛在什麼處？師云：雙關齊下放，雪刃倚天寒。　乃舉：云祖在印宗會中，因二僧對辨風旛，互爭不已，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師云：大小祖師只會解黏去縛，不能扳楔抽釘。不是風動，不是旛動，猶較些子；仁者心動，料掉沒交涉。非風旛動，喚什麼作心？仁者心動，風旛向甚處著？向遮裡打得開，遮拂子誰敢喚作拂子？還知落處麼？自從敗得楊州後，轉覺侯門似海深。

上堂。十月今朝又初一，叢林正值開鑪日，打齋賣飯也尋常，殘盃冷炙誰能喫？天無門，地無壁，葫蘆棚上種冬瓜，兩手扶犁水過膝。跳金圈，吞栗棘，氈拍板，對無孔，苗屈屈，獨脚山魈解雙踢。去年冬裡無炭燒，今年定是無火炙，飢時飢到眼睛黃，窮時窮至赤骨力。且道山僧屈箇什麼？叵耐監寺、副寺、維那、典座、直歲與泥水匠商量，放却兩頭鴟吻，咬殺佛殿脊，三十年後莫言不道。

上堂。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拄杖子因官置到赤縣神州，水陸俱通，爛柯山雨似傾盆，龜嶺峯額頭汗出，如今已是十分收拾不上。莫有不從門入底家珍略借一觀？良久，云：負心人終不放債。

上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釋迦老子頓一具髑髏向你諸人面前，然後往四天下索命，至今二千餘年，未曾撞著一箇惡頭底。而今莫有為天下衲僧雪屈底麼？山僧助你一粒返魂丹，貴要諸人各各腦門著地，然後活底須死、死底須活。若也半死半活，三十年後不得道見瞎堂來。

妙喜和尚持書并法衣至，上堂。僧問：通身紅爛，脫體無依時如何？師云：更欠點眼在。進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師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進云：將謂古人消息斷，如今規範宛然存。便禮拜。師云：碓觜生花別是春。　乃云：人天道大梅陽老，佛祖功恢臨濟宗，赤手擘開無字印，冤家何處不相逢？賢公禪老不憚江山遼邈，專持梅陽老人手書自南而來，此老子與山僧同齋而生，但以相繼早晚。來書有云：欽聞道風，積有年矣，恨未識面。此一句子正道著，山僧三十年來不獲一瞻慈相，以此為恨。別紙云：法衣一條，專念賢禪人送去，因說法一披以表法義，山僧不覺面熱汗下，直得盡大地人腦門著地。衣則披已，法作麼生說？此乃本色真正老牯牛皮。此皮長短高低、方圓闊狹，從上諸祖莫知邊表。又得石門法姓書云：無可疑者。然楚人弓、楚人得，何疑之有？第恐來處不吉，不得不疑。何故？此皮自達磨大師至臨濟楊岐、白雲五祖、圜悟先師、梅陽老子到山僧處，皆是見聞路絕、義斷情忘、奪鼓攙旗、殺人放火處收拾得來，所以令人疑著。服此皮者，向荊棘林中拔脚、旃檀[厂@品]裏踴身，入佛界魔宮，現三頭六臂，牽犁拽杷、打鎖敲枷，譬如毒蛇戴角、猛虎插翼、獰龍攪海、金翅搏風，若能如是，堪報佛恩。只如今作麼生合殺？良久，云：梅陽老囑付此衣，遮護得山僧一半。借問搭來何所宜？恰似當年賣柴漢，醬裏墮、雪中炭，留與叢林斫額看。君不見？睦州嚴陵灘畔、兜率寺裡有箇陳蒲鞂，解道秦時[車*度]轢鑽。

上堂，舉：明招問踈山：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山云：第七箇無尾巴。師云：既無尾巴，六箇不應與佗為伴；既無伴，又無尾巴，誰敢喚作虎子？而今要見無尾巴底麼？驀拈拄杖，指東畔，云：一、二、三。却指西畔，云：四、五、六。放拄杖舊處，云：薩達麻繩難辨的，翻身擲地向人前，鼻孔眼睛俱突出。既突出，俞八圍城時關却邇道門，為什麼入不得？

上堂，舉：香城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云：一箇賺汝。師云：錯認阿爹喚作阿爺。城乃有省，師云：核侖吞箇棗。後有僧問城：囊無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時如何？師云：高枕無憂。城云：日捨不求，思從妄得。師云：鬼窟裏活計。復云：易作太平宰相，難為鬧亂將軍。當時待佗道：囊無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時如何？只向佗道：瞎堂拄杖子教跳入一十八重地獄，穿透毗沙門天王鼻孔，直得西湖石佛偏袒右肩，東海波斯腦門著地。諸人作麼生會？良久，云：有名閑富貴，無事散神仙。

巳首座受鵝湖請，上堂。咄咄牯牛兒，森森頭角露，恣貪肥膩草，脹殺孃生肚。憶昔未離群，已作牛王步；今既離群去，觸諱沒回互。沒回互病最堪憂，灌漱依前是好牛。有時喜，未跨門欄先撒

屎；有時瞋，掉尾昂頭不顧人；有時好，古端攬盡千峰草；有時惡，掣斷鼻頭雙服索。而今風和日暖，江南江北去何之？佇看深耕淺種，拕犁拽杷正當時。稍乖角，覓便宜，老夫不惜操刀手，生捉歸來活剝皮。

上堂，僧問：不從天降，亦非地涌時如何？師云：囗塞虛空。僧云：全憑遮箇力也。師云：鋸解稱鎚。　乃舉：臨濟問洛浦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浦云：總不親。濟云：親處作麼生？浦便喝，濟便打，師云：咬人師子，縱奪可觀；趁塊韓獹，從勞進步。是則縱擒得所，收放全功。瞎堂！子細看來，臨濟、洛浦禍不單行。既知棒喝總不親，為甚末後却向棒喝裏折倒？撿點得出，許你明臨濟宗旨。

天申節，上堂。神機獨運，懸日月於域中；妙用無方，握乾坤於掌上。感戴堯天，均霑舜澤。正當恁麼將如何？萬那歌有道，四海樂無為。

上堂。諸方每遇中秋良辰，往往說月、指月、翫月、畫月，以至吟詩作偈，無非以月為佛事。山僧遮裏又且不然，如有人說月之一字，罰胡餅一堂。　乃云：彎彎初生如橐弓，團團次第漾懸鏡，人間起舞爭清輝，影落秋江驗邪正。圓也缺也烏足論？體也用也誰能分？潦倒南泉沒碑記，夜隨流水遶孤村。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頂門著眼，頷下安眉。聖凡路絕，事理俱非。刀截春風，鋸解稱鎚。刀鋸俱妙，明暗可追。刀鋸不爾，二破一虧。阿呵呵，也大奇！蘭生蘭葉，檀產檀枝。相命已定，鬼神莫移。歌須搖頭，哭須皺眉。咦！只如今那裏是那裏，阿誰是阿誰？也要知昨夜東海龍王宮中持戒和尚發惡一拳，打殺西方國裡屠兒，牽惹山僧作證。只向道：塑佛匠須是葉端友，刺袈裟還佗丘裁衣。

辭眾，上堂。老婆二八少年時，羞向人前舞柘枝，而今要嫁便改嫁，誰管傍人說是非？

潭州南嶽山南臺禪院語錄

入院，上堂。僧問：人天普集，請師說法。師云：好日多同。進云：未審祝　聖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山高水深。進云：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未舉已前聞箇什麼？僧擬議，師便喝，　乃云：石頭路滑，行人絕蹤；瑞應峯高，到者泯迹。孤迥迥，了無邊表；峭巍巍，不落階梯。覿體全真，突出難辨。明明絕滲漏，密密無覆藏。千眼莫能窺，萬機窮不到。低頭覷地不見地，仰面看天不見天。於中亦無人、亦無佛，是什麼破草鞋、淨潔毬？是人打得擔版

漢，只見一邊栗棘蓬。具眼快吞，探頭底猶較十步，更須回機轉位、換斗移星。當恁麼時，千眼頓開、萬機聲赴，則時人知有截斷玄關一句作麼道？良久，云：掣電光中飛鐵騎，桃花浪裏舞春風。

上堂：良宵正月一，日從東畔出。照見耆闍峯，回環指□中。坐斷石橋路，凡聖無回互。佛祖生冤家，相逢若稻麻。雪消春雨過，碓觜也生花。

上堂，僧問：截舌之機請師道。師云：山前水注萬家村。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吾不如汝。僧禮拜，師便打，　乃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木匠帶枷，自作自受。有心無法，受報好醜；有法無心，天長地久。心生法生，烏飛兔走；心滅法滅，倒翻筋斗。口似鼓椎，眉如掃箒。咄！你看是什麼面觜？不見道：汝唱木馬嘶，我和泥牛吼。

送監收，上堂。一粒紅稻飯，幾滴牛領血，憑君子細看，我亦難分雪。耕者耕未已，種者種不歇，目望九霄雲，誰顧三伏熱？秋收政其時，全在要精潔，升合等平分，彼我言詞絕。暗室不可欺，喫水也防噎，上人飽法味，道眼能昭徹。歸來滿鉢香，坐斷水雲舌，金毛恣翻躑，異獸潛深穴。栗棘金剛圈，略不通水泄，百草頭邊著眼看，七星用處當風截。

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無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梁州。喝一喝。

上堂，舉：罽賓國王仗劒問師子尊者曰：師得蘊空否？曰：已得蘊空。王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否？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湧高數尺，王臂自墮。師云：當時若是山僧，待佗問：師得蘊空否？只向道：放下劒來，與你商量。待佗放下，向道：已得蘊空。既得蘊空，離生死否？向道：收起劒來，與你商量。待佗收劒入匣，向道：已離生死。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否？便好高聲向道：身非我有，頭則難為。大眾！若下得遮三轉語，何處更有罽賓國王來？而今作麼生？良久，云：無事少出入。

上堂，舉：雲門示眾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云：恁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門云：蘇盧，蘇盧。師云：有般底纔聞恁麼道，便作玄妙奇特，往往更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會也無、言也無、事也無、語也無、機也無，是你諸人本命元辰在甚麼處？還見雲門與遮僧麼？譬如百萬軍陣前，騫旗誅將、突騎斬關，流血成河、橫屍徧野，子細看來，不動一槍一刀、亦不傷鋒犯手。你等諸人還記得生年月日時辰麼？待選吉日良辰，與你一坑埋却。只如雲門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棘林者是好手。太平師翁拈云：平地上箇箇丈夫，坐得荊棘林者是好手。何故

如此？自代云：格。師云：若無後語，疑殺老胡。一人坐得荊棘林、一人透得荊棘林，坐底皮裏陽秋、透底腹中鱗甲，坐者、透者總有事在。有一人不坐、不透，諸人要識此人麼？拈拄杖放在左邊，喝一喝，云：無限樹頭風過耳。遂作牛歌聲，云：拍牛歸去口阿咿。

上堂，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云：縮却舌頭，致將一問來。進云：築著磕著俱是妙。師云：一檐擔去。進云：馬大師道：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此理如何？師云：兩耳指天。進云：智藏云：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去。又作麼生？師云：雙脚蹋地。進云：海兄道：我到遮裏却不會。此意如何？師云：賊在眼前。進云：子承父業，的的有準。師云：切忌塗糊。

乃舉：百丈先和尚示眾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覺和尚云：百丈恁麼道，美則美矣，雖然如是，只有順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山僧即不然，琅琊有三訣：綠水青山月，三冬枯木花，九夏寒岩雪。師云：大眾！一人頭高似鳳，一人腹大如甕，山僧看來，箕未風而巢覺，畢未雨而穴知，衲僧面前討什麼盆？山僧也要效顰，不可放過。瞎堂也有三箇訣：靠倒雲門乾屎橛，一雙白大喫泥鰍，兩箇鷺[斯/鳥]吞石蠣。

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假趣向否？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則廓同太虛，豈可強是非耶？師云：你有一種，是堂前開飯店，屋裏販揚州。南泉翻鹽落醬鋼，趙州老鼠入牛角。敢問諸人，還曾道著也無？雖然，詞辯生風，至今分疎不下。忽有人如是問，南臺亦如是答。諸仁者，說甚麼東門高，西門低，張公帽子，李公腰帶？若也不會，重說偈言：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上堂：久雨不晴，務在丙丁。修羅合掌，菩薩生瞋。佛也不會，波斯轉經。拗直作曲，弄假像真。好是明明說與，從教鴨聽雷聲。

上堂，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猱抱子皈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法眼云：我二十年只作境話會。又古德云：既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又有僧云：我會也，我會也。或云：你作麼生會？僧云：猱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師云：雖然一種是葛藤，各自有出身之路。遮僧盲頭撞駕，夾山據坐，山呼法眼，撼動乾坤，從此家不寧靜。要知落處麼？陜府鐵牛口門窄，嘉州石佛耳輪長，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台州護國廣恩禪寺語錄

入院，上堂。舉：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濟云：遮老漢寐語作什麼？山便打，濟掀倒禪牀。雪竇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飢鷹爪下奪肉，猛虎口邊爭餐，敢謂德山、臨濟俱是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師云：三員老作，掘地覓天，一人有家無業，一人有業無家，一人家業俱無。雖然如是，總未入得護國門。且道護國門作麼生入？喝一喝，云：除却華山潘處士，不知誰解倒騎驢？

上堂，僧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云：頂分丫角。進云：非心非佛時如何？師云：耳墜金環。進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時如何？師云：禿頂修羅舞柘枝。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向上事？師云：無影塔前掉臂行。　乃舉：三平陞座，有一道士出眾從東過西，又一僧從西過東，平云：適來道士有箇見處，師僧未在。道士出眾禮拜云：謝師接引。平便打，僧出禮拜云：乞師指示。平亦打，復謂眾云：遮箇公案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眾無對，平云：既無人斷，老僧自斷去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忽若道士稽首叩齒、師僧掀倒禪牀，諸人合下得什麼語？三平眼空四海、氣壓諸方則不無，爭奈忘前失後？何故？一條拄杖也不會與佗作主。如今在瞎堂手裡，還有求證明、乞指示底麼？良久，云：三年逢一閏，九月是重陽。

上堂：初二十六，蘿蔓豆粥。日午夜行，投明暗宿。

天竺妙禪師至，上堂。僧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一曲兩曲無人會。進云：人天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已落第二義。進云：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此意如何？師云：你向甚處見達磨？進云：對面却相瞞。師便喝。進云：武帝道：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作麼生？師云：通身是手眼。進云：達磨便渡江，武帝欲詔回，誌公云：設使闔國人，追渠亦不回。畢竟渠是阿誰？師云：渠是達磨。　乃云：我聞禪師榮領天竺，山色湖光，爭輝奪日。佛法禪道，日月燈燭，眼放電光，機逾臂竹。說雲門禪，如珠走盤；唱無生曲，鏗金戛玉。千眼洞明，萬機攢簇，佛祖竝驅，水雲疊足。掣顛掣狂，可記可錄，誑嚇閭閻，鼓蕩流俗。眉毛厮結，形影相逐，把手共行，孤峯獨宿。彼上人者，難繼高躅。因甚如此？為佗牽犁入市，騎牛上屋，七九從來八十三，六六何曾三十六？

上堂，舉法華師翁拈拄杖示眾云：鋒刃上教跳又橫，按去紅塵裏走馬。勞勞去復來，是箇惺惺者。遂擲下拄杖。師云：是則夾穀造飯，和米糶糠。風雨順時，雷霆應候。在法華即得，我遮裏屙屎送尿尚無餘地，有什麼閒工夫來？忽若青黃不交，又作麼生？有錢光

剃頭，無錢淨洗鉢。惡惡惡便住，好好好便脫。且道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云：大地作眠牀，虛空為直裰。
上堂，舉洪州太守許式郎中因與上藍溥和尚、泐潭澄和尚三人坐次，澄云：承聞郎中云：夜坐蓮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話？許曰：今日放衙。澄曰：聞說是泗州大聖在揚州現底話，是否？許曰：別點茶來。澄曰：名不虛得，元來是作得主。許曰：和尚早晚回山。澄曰：今日被上藍覷破。上藍便喝，澄曰：須是你始得。許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師云：當時待佗道今日放衙，只向道節紙且祇候著，若下得遮一轉語，誰敢喚作知州？只那作得主處，多少禪和子錯認打破戽斗處，合下得甚麼語？換十代閻羅王也斷佗不得。何故？只為無條貫。而今到瞎堂手裡，豈有不結絕底公案？阿呵呵，也大奇！折臂脩羅舞柘枝，急如閃電疾如飛。毛[((嘹-口)-(日/小)+目)*皮]翳，眼迷癡，得便宜是落便宜。直得左神荼，右鬱壘，半夜三更開口笑，也好笑。你且道笑箇什麼？笑道鍾馗被鬼迷。
上堂，舉：泉州坦禪師示眾云：夫行腳人，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獨眼龍便問云：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却令小師問獨眼龍，龍云：汝欲識半人麼？也只是箇弄泥團漢。師云：時人盡道坦禪師無語，殊不知問佗半人所在，却將一人答了也。若恁麼，釋迦老漢總是弄泥團。而今半人□在即不問，如何是一人所在？若有人道得，山僧剃却八字頭、跣却兩隻脚，來你屋裡受雇一生，更不取錢；若道不得，乃高叉手唱喏一聲，云：莫怪無禮。
紫籜受請，上堂。腐鼾架壁本無情，致雨興雷自有因，傾倒十年放火口，高譚一夜動公卿。林長老，久相親，楚語吳歌曲調新，羚羊已挂懸崖角，猛虎難藏露地身。下座。
慈寧皇太后昇霞，上堂：忘機絕照，體用如如脫去留；離見超情，真常了了無餘說。萬法不為侶，千聖莫同途。具正念則非相非空，出世間則最尊最貴。彈指智悲互顯，剎那樓閣門開。一花一葉一如來，一佛一剎一報土。觀音勢至，前疑後丞。當恁麼時如何證據？良久，云：翠羽旌幢仙子隊，紫雲樓閣玉皇家。　復舉：僧問大龍：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云：是則言言合道，句句朝宗。直得乃聖乃賢，盡忠盡孝，大龍門下即得護國遮裏。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　皇太后堅固法身？只向佗道：萬機徹處若為酬，千聖頭邊合自由。佛國乍歸金作界，仙宮回首玉為樓。
浴佛，上堂。大哉釋迦文，生下便作怪，南北東西行，點胷也忒殺。弃捨輪王位，反受父母拜，六載向雪山，精進修淨戒。明星纔

出現，證道果能快，分別說三乘，惹得一身債。最後向靈山，拈花索買賣，十萬眾人前，就中無一介。獨有迦葉波，和贓與捉敗，二千年前且放過，直至而今被佗壞。壞不壞？主元在；主既在，休厮賴。下座。與諸人各各近前燒一炷香，澆湯底澆湯、設拜底設拜，放下杓柄，看是什麼消息？良久，云：大眾！不得當面諱却。
退院，上堂。平生學弄蛇，是蛇皆可弄，唯有遮一條，咬人不可動。輕輕動，便覺和身入草蓬。草蓬深，無處尋，不用尋。驀拈拄杖，云：好水好山留不住，千巖萬壑聽龍吟。

台州天台山景德國清禪寺語錄

參學　如本　編

入寺，指三門，師云：寒山掃松徑，拾得拂蒼苔，憑仗東君些子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指佛殿，云：古聖伽藍，一切成見。未跨三門，先見佛殿。見則見已，佛在甚麼處？良久，云：清平世界，不得訛言。便禮拜。
指方丈，云：毗耶離瞎人撞彩，摩竭陀啞子喫瓜。新長老到遮裏，如何即是棒頭開正眼，拳下作生涯？
上堂。僧問：學人有一片田地，以四大部洲為界至，而今掇向瞎堂面前，如何驅遣？師云：願上座從今日去，一日不如一日。進云：直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和尚不敢正眼覷著。師云：你還破家散宅也未？進云：宗師眼目何在？師云：既然四至分明，正契在甚麼處？進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云：遮漢瞞昧官司，重行典憲。僧禮拜。　乃舉：寒山問豐干和尚：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干云：氷壺無影像，猨猴探水月。山云：猶是不照燭，請師更道。干云：萬德不將來，教我如何道？師云：大小寒山子破，豐干當面熱瞞；大小豐干被寒山子一問，元來膽小。且道甚麼處是膽小？甚麼處是熱瞞？山僧三日前看來，好一局生面底棊，可惜被遮兩箇老凍龘著壞了也。如今莫有行得活路底衲僧麼？饒你先手出來，當頭下一著看。拊掌云：了。
上堂。良宵三月十五，依舊神歌鬼舞。未須三四吐吞，且看七八吞吐。臨濟瞎驢倒跨，雲門正法眼普。三人證鼈成龜，一任衲僧氣鼓。休氣鼓，甜者甜兮苦者苦。偃月長蛇不用呈，發機自有千鈞弩。擊禪牀，下座。
月旦，上堂。舉：德山和尚一日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師云：米盡到糠。廓云：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休去。師云：臨文不諱。次日浴出，廓過茶與山，山

拊廓背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師云：終始老婆心。廓云：遮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云：倒使冬瓜印。復云：弓絃上豈可結紐？結紐何妨？石面上不可甃花？甃花何□？德山老漢尋常白棒驅靈□、赤手拏風雲，元來臂長袖短、脚瘦鞾寬。如今勘證得來，問者只知去處、不知來處，答者只知來處、不知去處，一問一答總有事在。只如德山休去，諸人作麼生商量？卓拄杖，云：陽春白雪無人和，流水高山子細看。

上堂。山僧有箇不是，喪盡衲僧巴鼻，驚回陜府鐵牛，吞却山河大地。卓拄杖一下，云：遮箇是瞎堂拄杖，不成喚作拄杖，不喚作拄杖，不是不是亦不是。且道是箇甚麼？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將歌舞破除休。

上堂：四月上夏漸熱，善療也須調攝。文殊眼裡抽筋，金剛腦後拔楔。須彌教跳上天，海底崑崙吐舌。幾度長歌幾度愁，一回飲水一回噎。所以道，入境問俗，君子可八。若□會得，直向門前倒剎竿。若也不會，勘破摩訶大迦葉。

上堂，舉：花藥英和尚示眾云：十七、十八，道著即瞎；十九、二十，人信不及。更欲待枯木生花，胡餅討汁。師云：徐六擔板，我則不然。初三、十一，不用擇日，鼻孔剔穿，眼睛突出，撞著露柱，參學事畢。

上堂，舉：雪竇示眾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什麼處見客？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顧□去。大眾，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爭如國清五峰匌帀，雙澗蓮環，閑則遊山，渴則飲水，那裏不是見客處？又云：若道得接手句，許汝天上天下。師云：吽！吽！佛法禪道則不無，接手一句也是大斧斫三門。良久，以拄杖畫一畫，云：會麼？金地嶺舋中丘壑，赤城山皮裡陽秋，華頂峯腦門著地，桐栢觀稽首叩頭。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金峯和尚一日見臨濟來，乃橫按拄杖。濟拍手三下，便參堂去。峯下去，人事了，遂問：主賓相見，各有儀範。上座何得無禮？濟打一坐具。峯擬問，濟再打一坐具。峯云：山僧失利。便歸方丈。師云：一人將通草杖攪動四大海水，一人用無文印印破十方虛空。如今不得動著，動著則三一棒。參！

上堂，舉：趙州遊方到臨濟，在後架洗脚次，濟見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恰值老僧洗脚。濟近前作聽勢，州云□：便會去，[舀*鳥]啄作甚麼？濟便歸方丈。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為人下注脚。師云：甚處是趙州錯為人下注脚處？良久，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

上堂：雲外千峯秀，目前雙澗清。若作如是會，永劫受沉淪。

上堂，舉：瑯琊覺和尚一日陞堂，有僧出，畫一圓相，瑯打云：道！道！僧云：不道！不道！瑯又打云：道！道！僧云：不道！不道！瑯又打云：道！道！僧云：三世諸佛不離於□。瑯又□喚維那趁出院，瑯却陞座，以手指僧云：大眾！比丘犯波逸提，山僧入地獄。師拈云：人情若好，喫水也肥。比丘犯波逸提，為甚麼瑯琊却入地獄？良久，云：會便會去，山僧與你共證。乃合掌云：施者、受者俱獲五常色、力、命，安得無礙辯？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師云：諸人還透得也未？傅大士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若喚作法身，入地獄如箭射；若不喚作法身，入地獄如箭射。你作麼生透？參！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叢林法歲將周。便請解開布袋，相從觸處□遊。解與不解總得，而今要休便休。凡聖本無忌諱，佛魔總是冤讎。靜悄悄沒干涉，鬧浩浩莫能收。東行不見西行利，一葉落知天下秋。

圜悟禪師忌辰，上堂。錦江巨浪連三峽，九隴峯高接五天，中有導師口生角，眉毛落盡脚跟穿。擊得嘉州石佛眼中火出，驚回陜府鐵牛鼻孔生煙。阿呵呵！莫怨天。有利無利，不離行市；伸手縮手，無黨無偏。卓拄杖，云：釅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

上堂，舉：道悟和尚舉：古云：認著依前還不是。也是難會。土宿頷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欻然透過新羅界。師以拄杖畫一畫，云：但願風調□□□□國泰。

大慧禪師遺書至，上堂：容路如天遠，情忘道義深。虛空無向背，何處覓家音？莫有知我師兄去處底衲僧麼？出來指看。僧問：懷禪師遷化偈云：日出照扶桑，浮雲遮華嶽。三更過鐵圍，拗折驪龍角。妙喜云□：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二尊宿還有優劣也無？師云：繡針眼裏鐵稍鎚。進云：超然千聖外，突出萬機前。師云：閑言語。進云：請師指示。師云：來日與你一文錢。僧禮拜，　乃云：道大兮功不立，隅無兮方莫存。跨鼇頌兮歸巨海，挾月角兮出天門。乃是我徑山大慧法兄禪師，殊不念天倫義重，棣萼清深。訃音忽來，捨我而去。嗚呼！正宗澹泊，前輩凋零。苦海漂流，慈舟傾覆。法門不幸，何痛如之！驀拈拄杖，云：大地毗嵐起，人天覺樹摧。白雲歸大壑，慘霧結成堆。淼淼江天門，聲聲喚不回。良久，喚云：猩猩！久之，又云：猩猩！復云：諾！是甚麼？振禪牀一下，云：智光當不夜，隨處作雲雷。

上堂，舉：慈明示眾云：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轉也，覆却恒沙世界。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安身立命處，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

喫粥喫飯。師云：生錢放債，夾米糶糠，有甚麼快活處？以手摸□□時垂下手，云：山僧三十年前生居西蜀，三十年後住在浙東，橫草不拈，豎草不蹋，如今却被鄰保帶累，不□具實供通去也。復云：長連牀上北俱盧洲喫粥喫飯，徧界冤讎。

上堂，舉：保寧勇和尚示眾云：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數目甚分明，上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一畫，云：大眾！一時亂却六十甲子了。　師云：是則大富由天，小富由人，殺得窮漢，做得富漢。山僧也有一路法舉似大眾：一是二，既是一，為甚麼却是二？你若會得，參學事畢。復云：一是二，二是三，咬定牙關徹底參，鬧浩浩時雙手擲，赤條條處兩肩擔。文殊老，強指南□，門三頓實難甘，五峰山下翻筋斗，八達衢頭轉放憨。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畫一畫，云：大地山河不現，虛空冷汗通身。拄杖頭邊路絕，髑髏眼裏抽筋底是什麼人？遮裏莫有地分所由、巡鋪虞官、攔頭節級麼？良久，高聲唱喏一聲，云：一更無事，分付二更。

舉體首座立，僧上堂：虎穴魔宮闊步挨，犁耕扳舌待君來。摩雲鼻孔鬚胡口，鬧裏相逢鬼擘開。不離刀山居馬腹，便從爐炭入驢胎。一句子，不須猜，延賓豈在預安排。換手搥胷何處去，蝦蟇頭上戴青苔。

上堂。今朝六月初五，明眼衲僧難覩。驚回座□□龜，咬殺街頭石虎。磨鎮旗，撾鐵鼓，破口半治閑佛祖。起坐相隨獨自行，夜漏聲沈日卓午。

上堂，僧問：滴水滴凍，玉潔氷清時如何？師云：知時則宜，堪作闍梨。進云：風前有意，句裏無聲。師云：今古罕聞。進云：若遇知音盡傾倒。師云：全身擔荷。進云：從來不受人處分。師云：殺人償命，負債還錢。進云：便恁麼云時如何？師云：料掉沒交涉。進云：善知識豈無方便？師云：何勞再舉？進云：忽有人問和尚：如何是善知識口？師云：我不是善知識，何處得口來？僧禮拜，乃舉：香嚴和尚示眾云：如人上樹，(師云：浪騾狗踏翻。)口嚙樹枝，(師云：此是花報。)手不攀枝，(師云：獨自坐。)脚不蹋枝。(師云：獨自臥。)樹下忽有人問：(師云：住，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道上入僧堂。)若對則喪身失命，(師云：朝三千。)不對則違佗所問。(師云：暮八百。)當恁麼時作麼生？(師遂唱喏一聲，云：在衙人馬平安。)復云：大眾！未與諸人相見以前，山僧却在樹上與諸人相見了也，還我未上樹前遠上座來。當恁麼時作麼生道？咄！天曹歸天，地神歸地，錢歸庫，馬歸槽。弟子謝恩，虔誠設拜，前心後願，並獲周圓，異日佗時，不為挂欠。

上堂，僧問：楊岐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此意如何？師云：拍拍是令。進云：和尚今日漏泄天機。師云：頭正尾正。進云：楊岐道：官不容針，更借□問。又作麼生？師云：脚力盡時山更好。進云：慈明連下兩喝，楊岐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云：撥動干戈立太平。進云：恁麼則花根本艷，虎體元班。師云：誰敢覷著？進云：謝師答話。師云：猫。　乃舉：金峯和尚一日有僧來問訊，峯云：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峯云：參見甚麼人來？僧云：參甚麼盌？峯云：老僧罪過。僧云：是，是。峯良久，師云：一等是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也有打著處、也有打不著處，久參之士試定當看。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依舊眼橫鼻直，從頭收拾將來，恰似一棚雜劇，便是抹土塗灰，我也阿誰相識？九百木大小進，處分全由節級，忽然出至棚前，也解打躬相揖，駝起要打便打，放下要泣便泣，驀然冷笑一聲，笑倒判官五十。或有人問：瞎堂長老鄭？又不是害顛，只向佗道：說者說，聽者聽，坐者起，行者立。你若恁麼為人說禪，胡餅裏討甚麼汁？

台州浮山鴻福禪寺語錄

參學　如本　編

上堂，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云：待□不得次。進云：罔明為甚麼出得？師云：奴見婢殷勤。　乃云：夢魂飛錫下天台，疑是佗方應供來，石室乍歸於霧冷，海山風月滿樓臺。所以道：衲僧行處，滴水氷生，片雲不礙長空，眾水難逃月影，直得脚跟下孤迥迥，方寸中峭巍巍。正當恁麼時，昔居國清寺，今據浮山頂一句作麼生道？拊膝一下，云：煙樹過來煙樹接，好山拋却好山迎。
上堂，舉：趙州和尚每見僧來，便問：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曾到此間麼？不曾到，喫茶去。院主問云：曾到也喫茶，不曾到為甚麼也喫茶？州呼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師云：遮老漢非但向長流水裏洗面，化人壇上炙背，更將官路作人情，無礙廚中請白客。要知遮老漢落處麼？曾到未到俱喫茶，不在沾唇眼便花，若是謝家船上客，肯來平地摝魚鰕。
上堂，舉：鏡清問僧：門外甚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眾生顛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清云：洎不迷己。僧云：洎不迷己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由可易，脫體道應難。師云：大眾，時

人盡道鏡清舌頭有骨，氣吐風雲；遮僧眼裏無筋，通身泥水。殊不知遮兩箇漢，錢不露陌，銀不露白。
至日，上堂：一雨洗郊原，千山鎖寒色。底事不須論，元胡口門窄。
上堂。仲冬十一月半，冷地急著眼看，春來草木還青，冬去氷霜自泮。誰知兩箇五百，元來合成一貫，縱饒百煉真金，也入紅鑪再煅。煅出後如何？衡門突出古菱花，由勝秦時[車*度]轣鑽。
上堂，舉：大愚辭歸宗，宗問：甚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遮裏也有一味禪。愚云：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宗便打，愚云：我會也。宗云：道！道！愚擬開口，宗又打，趁出院。師云：是則盡法無民，一人氷凌上走馬，一人劒刃上橫身，子細檢點將來，有甚便宜到你？諸人要見二老漢落處麼？聽取一頌：神仙祕訣妙難傳，禿頭修羅打左拳，夜半歸來無覓處，忍飢高臥飯籮邊。
上堂，僧問：鵁鳴鵲噪，法法圓成，見亦同見，聞亦同聞，為甚麼有迷有悟？師云：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進云：除却見聞，還許學人趣向也無？師云：誰教你刺腦入膠盆？進云：買鐵得金，一場富貴。師云：我答你問，料掉沒交涉。　乃云：鉢盂盛世界，拄杖攪滄溟，魚龍俱削迹，佛祖也逃形。日午全機現，烏沉未出輪，秋高山月白，春至燒痕青。
上堂，舉：洞巖可休禪師一日從方丈下，見洞山來相看，便問：甚麼處去？山云：親近去。巖云：亂走作甚麼？山云：暫時不在。巖云：甚麼處去也？雪竇拈云：好與三十棒。師云：若是具金剛眼睛底，我且問你：遮三十棒，落在賓家？落在主家？雪竇自喫。若見得出，非但老僧繩牀震動，盡大地人滿口含霜。而今作麼生？以拂子一擊，云：暮天沙上鴈驚飛，橫斜又入海門去。
上堂，舉雲居祐和尚示眾云：參學之士須得悟中發明心地，若悟法身主，盡大地草木歸依佛法僧；若悟毗盧師，虛空世界歸依佛法僧。且道喚甚麼作法身主？喚甚麼作毗盧師？要得直下會麼？眼睛裏放光現瑞，耳竅裏轉大法輪。師云：大眾，毗盧無師，喚甚麼作毗盧師？莫是耳竅裏轉大法輪麼？法身無主，喚甚麼作法身主？莫是眼睛裏放光現瑞麼？尖簷帽子、剗鼻麻鞋、無領布衫、斷鞓腰帶，慣會橫穿倒著，自然一種風流；更饒林土塗灰，終無兩般科段。諸人喚甚麼作法身主？喚甚麼作毗盧師？正當恁麼時如何？若也會得，遮三十棒，從教日炙風吹；若也不會，寒松右檜，
上堂。春日遲遲，春風浩浩，綠水繞腰，青山戴帽。柳綠花紅，鵁鳴鵲噪，大施門開，何處著到？喝一喝，云：王義之草書入石三分，諸人還見德山、臨濟、南泉、趙州麼？普願翻邪，歸入正道。

上堂，舉：谷山問秀谿和尚：聲色純真，如何是道？谿云：亂道作甚麼？山却從東過西，谿云：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却從西過東，立谿下繩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擲住，云：聲色純真事作麼生？谿便掌，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谿云：要谷山老漢作麼？山呵呵大笑三聲，師云：你且道：佗節文在甚麼處？為甚只笑三聲，不笑四聲？具參學眼底還辯得麼？金將石試，玉將火試，遮三聲，你諸人將甚麼試？莫是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麼？早知你錯會了也，聽取一頌：兩陣交鋒笑似嗔，雙眉倒卓眼生筋，谿山雲月誰為侶？南北東西絕近鄰。

施主請上堂，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如何受用？師云：兩手分付。進云：便恁麼領略時如何？師云：啞子喫苦瓜。進云：明人不作暗事。師云：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進云：昨日有人從陳州來，却向許州去。師云：離此外別道一句來。進云：不可也。下一喝，師云：拶。僧禮拜。

乃云：建山徐廷幹，三請譚般若。未跨浮山門，一時說了也。更開破天口，塞破太虛空。潭南湘之北，趙州西院東。擲下金剛圈，更饒栗棘蓬。百千萬億箇，吞跳無有窮。幸有當陽險崖句，山僧不敢重下注。月裏麒麟笑揭天，泥牛拔斷珊瑚樹。

上堂，舉：琅琊覺和尚舉：先梁山示眾云：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不當宗乘。琅琊云：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即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從教天下衲僧貶剝。師云：二老漢，一人藏身露影，一人露影藏身。山僧即不然，而來與一杓鹹鹽酸醋，北來與一杓苦菜淡薑。喫則因邪打正，不喫則自東自西。

上堂，舉：百丈問趙州：近離甚處？州云：南泉。丈云：南泉有何言句？州云：未得之人直須悄然。丈便喝，州作怕勢，丈云：大好悄然。州乃作舞而去。師云□：可惜放過。且道我放過誰是？放過趙州、放過百丈。古人著一轉語是一隻眼，你諸人定是刺腦入膠盆，必然道趙州作舞而出，百丈無語。所以不合放過，且喜沒交涉。良久，云：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嚴平犯牛斗。師子嚬，野干鳴，摘出离婁眼裏睛。伸一手，縮一手，重陽決定九月九。掀翻海嶽訪知音，赤骨力窮露雙肘。

上堂，舉：羅漢南禪師示眾云：紅霞穿碧落，白鷺點滄洲，不是寒山子，時臨古渡頭。騎駿馬，驟高樓，萬里銀河輥玉毬，別名真解脫，撥火覓浮漚。師云：遮老漢道則殺道，只得八成，非唯與賊過梯，亦乃自作自受。山僧因行掉臂，輒倣顰眉，舉似大眾：紅霞穿碧落，白鷺點蒼苔，不得顏良首，誰能歎善哉？根向梢頭出，子從

花裏開，只遮是，不須猜，青山綠水鬢邊腮，有時尋不見，依舊却還來。
上堂：當年四月初八，老胡舊病再發。雲門遇水脫鞾，且莫隨陀孟八。九龍吐水沐金軀，七步周行總不如。稽首歸依乾屎橛，胡鬚更撞赤鬚胡。
上堂：結夏已經半月，迦毗羅神與蔣廟爭山事作麼生？山僧始記得，未出家時，一年勝如一月，一月勝如一日，一日勝如一時；既出家後，一年不如一月，一月不如一日，一日不如一時。雖然如是，諸人且道：勝底是？不如底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上堂，舉真淨示眾云：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阿屎，淨餅中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師云：是則也是，太殺不近人情。爭似浮山門下不許蹲坐，眼睛裏燒畚，鼻孔裏推磨，佛來祖來，劈面便唾，不可唾也好唾。何故如此？君看駕箭人，不如箇射垛。
因事上堂：水滿花肥春正長，東君作意腦愁腸。同風未必如吾蜀，鼻觀先聞荔子香。
上堂。文殊盡力一問，維摩結舌無言，布袋長時落魄，飲光論劫坐禪。鼻孔只在面上，口皮不離唇邊，四箇合成兩箇，三錢置得一錢。而今除本筭利，且喜本利俱全。遂以拄杖指云：大眾！遮箇是淨餅，那箇是香鑪，作麼生是本？打鼓普請看。擲下拄杖。
上堂。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僧堂裏無炭時道一聲。進云：教學人道箇什麼？師云：頭上漫漫，脚下漫漫。　乃舉：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師云：錯。雲峯悅和尚云：古聖入[廓-享+墨]垂手，曲開方便。師云：錯。復云：若會得山僧兩錯，與佗把手上高峯；若也不會，一任丹霄獨步。雖然如是，更須子細試得。良久，云：會得浮山兩錯，佛祖從頭架閣；若還依舊寧馨，若極黃病白鶴。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嗄！何不早問？僧擬議，師便打，　乃云：一句子衝開海嶽，撼動乾坤，鉢盂根底事作麼生？一句子眼空四海，萬里無雲，拄杖頭邊道將一句來。良久，拈拄杖一卓去：明暗色空全□露，去來出沒不相關□。日，上堂：若能離諸相，即入法王家。法王無二法，無法即是家。是故法王法，當甚苦瓠瓜。
上堂：雲籠嶽頂，月印波心。私道車馬，官不容針。著底一任著，不著底一任不著。虎□龍駒，兔頭生角。春光夜雨晝晴，不怕和根爛却。
上堂：門外春將半，巖花帶雨開。信從天外至，人自日邊來。虎嘯風生谷，龍吟霧滿腮。相逢眉蓋眼，平地舞三臺。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卷第一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卷第二

靈隱佛海禪師入　內陞座錄

侍者臣僧　　謹錄　上進

淳熙二年四月八日，得旨召禪師入內觀堂。上設御座於中正，宣同諸山引見。起居罷，賜坐，傳旨云：不用□□□□□□□□□□□□向上宗乘。時有僧顯□□□□□□□。皇宮內苑宏開，選佛□□□□□□□□，心空及第，世尊未□□□□□□□□□，母胎，為甚麼度人已畢□□□□□□□，逢渠？進云：掣開金殿無□□□□，人雲外鐘。師云：錦上更鋪花□□□□，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為甚麼便有這箇消息？師云：天平地平。進云：只如教中道：於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意旨如何？師云：綿裹秤槌。進云：今日被和尚滿口道著。師云：達磨九年面壁，你又作麼生？進云：八字打開，兩手分付。師云：脚跟下蹉過，為甚麼却不知？進云：青天白日有甚麼過？師云：未在，更道。僧擬開口，師云：向你道未在。僧無語。

師乃云：空□□□□□□□了□公案，七佛已後未□□□□提撕，至於佛祖出興，多少時人錯會？只如今錯則錯了也，如何免得此過？縱使機如掣電，眼似流星，戴免擎頭，敲枷打鑊底出來，不消一箚。何故？禪非意想，道絕功勳，禪不是禪，道不是道，禪道俱非，是箇什麼？良久，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八牙。(舉至此，又得旨令判一則公案。)

師乃舉：乾峯和尚示眾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始解穩坐。更須知有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向上一竅在。是時雲門大師出眾問云：菴內人為甚麼不知菴外事？乾峯呵呵大笑。雲門云：此猶是學人疑處。乾峯云：子是什麼心行？雲門云：也要和尚共相委悉。乾峯云：直須恁麼，始解穩坐。雲門應喏喏。師拈云：是則是，一人逞通天作略，一人具跨海神機。還當得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向上底一竅也無？只如法身有什麼病？參□□□！是病。又道：二種光，山河大地，水月□□，有什麼過？而今要見二老落處麼？師乃頌云：菴內不知菴外事，鐵額銅頭不相似。定花板上打鞦韆，猛虎舌頭書卍字。師陞座了，謝恩罷，乃奏云：(臣)向來蒙陛下宣對，謹錄上進。上曰：好！好！上纔接得，便颺在地。上却再要，師奏云：便是獅子翻身，也只救得一半。上曰：朕這裏元字脚

也無。師奏云：爭奈擲地作金聲。[斬/耳]徑山長老在後，乃云：已遍天下。上大笑，師遂謝恩下殿。

靈隱佛海遠和尚受禪師號謝恩陞堂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八年十月三十日，恭奉聖旨：景德靈隱禪寺住持傳法佛海大師(慧遠)，特改賜佛海禪師。迎引敕黃歸寺，望　闕謝　恩云：
天書下十詔，　雲恩飛　九重。萬邦歸正化，千載一遭逢。(臣)鈍斧有愧，束篾無堪。火冷煙深，晚節寒灰起燄；天高地厚，餘生朽枿回春。叨沐　宸恩，　特賜禪號。稽首九首，傾心志心。但臣僧慧遠下情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陞堂，拈香，云：此一炷香，高超佛祖，迥出乾坤，蠢動含靈從此發生，山河大地因茲建立。而今爇向爐中，恭為祝延聖壽今上皇帝陛下、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壽聖太上皇后、　皇后、皇妃、　兩宮天眷　皇太子殿下，恭願　玉葉長芳，奉　神器而重開天下；　金輪統御，建　元廟而再立太平。然後開拓三邊，廓清四海，十風五雨，地久天長，　壽等須密盧峯之彌高，福齊殑伽河之深遠。
師據座，云：電卷星馳作者知，倒施逆用猛提撕，霜華寶劒當風按，忿怒那吒斫額窺。莫有因行掉臂便登舟底衲僧出來證據？　僧問：　紫泥丹詔　九大來，帀地祥光撥不開，佛祖頭邊行正令，蟭螟眼裡舞三臺。正恁麼時，如何是報恩一句？師云：神通廣大，變化無窮。僧云：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拄杖依前黑似漆。僧便喝，師云：啞子喫苦瓜。僧云：善知識眼在甚麼處？師云：這漢不勘自敗。僧禮拜，師云：好日多同。
又僧問：虎符挂體，八金剛撐起蓋天旗；鐵券隨身，四天王把定毗盧印。降外道九十六種，破魔軍八萬四千，稽首佛海大禪師，為報　鴻恩談不二。如何是不二法門？師云：毗耶城裡纔傾蓋，靈鷲峰前事儼然。僧云：空生巖畔坐，天花動地來。師云：與你因齋慶懺。僧云：恁麼則大眾霑恩去也。師云：七佛已前事作麼生？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　又僧問：瑞氣祥雲徧九垓，禪師徽號　日邊來，巍巍　聖德將何報？閃電光中震法雷。正恁麼時，請師答話。師云：迅雷不及掩耳。僧云：恁麼則風從虎，雲從龍。師云：兩彩一賽。僧云：和尚恁麼答話，笑殺傍觀。師云：兵行詭道。僧云：捉賊不如放賊。師云：道甚麼？僧無語，便禮拜。師乃云：九年冷坐，也曾目視雲霄；一錫飛來，誰顧舌頭拖地？熱瞞佛祖，冷

笑衲僧，只知掩鼻偷香，不覺空招罪犯。幸逢　聖主，獲覩　清光，誤蒙　巨霈　雲恩，　特賜佛海禪號，山川增秀，　慧日重輝，　御樓前正令全提，金殿上鐘頓覺，亦未曾欠闕，四海不為多，智鑑洞明，心花燦發，西江吸盡，北斗橫身。當恁麼時如何？豈不見僧問投子和尚：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叉手而立。只如投子下下禪牀叉手而立，且道是何宗旨？無事打鼓普請看。又不見肅宗皇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云：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朕不會。國師云：陛下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大眾，且道清淨法身與十身調御相去多少？若也緇素得出，未免袖頭打領；若也緇素不出，未免腋下剜襟。而今忽有人問靈隱：如何是十身調御？提起袈裟角云：還會麼？此乃貧道向　　聖天子龍牀角頭博得底，今日不辭漏泄天機，普示諸人了也。且作麼生是你諸人證明底？擲下袈裟角云：圓機互唱脫名模，妙應還同轉轆轤，北濟淵源連海嶠，西岐枝葉茂江湖。一句子，徹　天衢，草木虫魚隨物化，山川海嶽亦歡呼，大千世界歸　明主，萬國梯航貢　帝都。久立眾慈，伏惟珍重。下座。

謝表

特賜佛海禪師住持景德靈隱禪寺傳法臣僧慧遠。

今月三十日，恭奉聖旨：景德靈隱禪寺住持傳法佛海大師慧遠，宜特改賜佛海禪師。(臣)僧慧遠已於當日領眾迎接敕黃歸寺，望　闕謝　恩祗受訖。

右(臣)側聞　仁皇　道重，懷璉　賜大覺之名；　德壽　恩高，佛果　改圜悟之號。　重荷　聖聽，　進(臣)佛海之禪階。　澤降九天，幸逢千載。(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見聞不立，義雖絕於言詮；名理全彰，妙始符於體用。故亦有　典而有　則，安得不器而不名。道貴　包容，材宜　遴選。伏念(臣)幼披三衲，老乏寸長。為堯舜之黎民，繼祖師之末裔。豈冀垂垂之皓首，得瞻　穆穆之　清光。動　一笑於　龍顏，實　中興於像教。濫權巨剎，已懷負乘之慚；載佩　嘉名，寧免僥倖之誚。　恩歸莫大，得之若驚。顧(臣)庸愚，曷堪　獎借。茲恭遇　　皇帝陛下，　道超四大，　德冠百王。以　聖心而　契合古佛心宗，以　天眼而　徹見正法眼藏。　游戲三昧，　應接　萬機。　高拱　金輪　萬乘之尊，尚　念靈山一言之　付。故此跧伏於山林之士，亦蒙　造化於　乾坤之爐。敢不確守禪那，精操戒行。　山長　水遠，恭陳嵩嶽之呼；　地轉　天回，願　獲中原之寶。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慧遠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乾道八年十月日，特賜佛海禪師，住持景德禪寺。
傳法臣僧慧遠　上表。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有旨令慧遠翌日引　見。又降旨，二十三日駕過　德壽宮回引　見。是日入對選德殿，師奏云：(臣)生於西蜀眉山，遊方踰四十年。在山林間，但聞陛下即位以來，　日應萬機，　道冠千古，外護佛法，契合龍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圜悟佛果禪師克勤。　上問：圜悟是誰？奏云：臣之師也。太上皇帝駐蹕維揚時，　賜以圜悟禪師之號。
上曰：在維揚時，惜不及見杲老，何如？奏云：宗杲與(臣)同出圜悟之門。　上問曰：卿甚時來靈隱？奏云：去冬　會慶節前一日入寺掃灑，今又蒙　陛下過聽，使(臣)獲覩　清光。(臣)一門師資，皆荷　陛下　聖恩，豈勝榮遇？(臣)謹以舊所作讚頌十篇上進。進罷，　上賜坐。奏云：對　人君豈敢坐？　上曰：卿當代長老。奏云：荷陛下獎借，容(臣)少頃下　殿謝　恩。即就坐。
上曰：如何免得生死？奏云：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　上曰：如何得悟？奏云：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　上曰：悟後如何？奏云：悟了始知。
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　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奏云：脫體見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　上首肯之。奏云：古德云：無所是，是菩提。　上曰：即心即佛如何？奏云：目前無法，　陛下喚甚麼作心？　上曰：如何是心？師正身叉手立，只這是　天顏大悅。　上問：德山、臨濟悟道機緣如何？師具言之。　上問曰：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此是圜悟所得處，只是要人認得聲？奏云：頻呼小玉元無事，不令小玉掃地煎茶，只要檀郎認得聲。圜悟以此問五祖演和尚，五祖云：便是說禪。圜悟云：如何是禪？五祖再舉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如何是佛？麻三斤。圜悟忽有省。五祖又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圜悟長噓一聲。五祖云：汝作麼生會？圜悟云：去却胸中物，喪盡目前機。五祖云：這漢徹了。　上曰：好！好！奏云：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　上曰：是那箇一句？奏云：好語不出門。　上默契。復問曰：不與萬法為侶，可參乎？奏云：老龐此一問，驚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正如　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　上曰：只是不在有無。

奏云：離却有無底亦不要。　上曰：卿如何？師舉起拳頭云：(臣)林野人，舉止乖踈，不識禮度，乞　陛下寬貸。上曰：不妨談禪。又問：得道者誰？奏云：學道之人，隨其器量淺深，入室處可驗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如曾開侍郎亦近道。　上曰：莫是當初議和不合者麼？奏云：便是。　上曰：他如何有悟？奏云：曾嘗問：如何是善知識？(臣)答云：雖燈籠露柱、貓兒狗子，皆稱善知識，何必更問？曾云：既稱善知識，為甚讚即歡喜，毀即煩惱？(臣)云：侍郎曾見善知識否？曾云：開三十年參禪，如何不見？(臣)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曾擬議，(臣)震聲一喝。曾擬開口〔　，臣〕開口底不是。曾惘然，(臣)云：曾侍郎向甚處去？曾不覺點頭長噓，(臣)云：且喜大事了畢。曾遂作投機頌曰：咄哉老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　上曰：更有何人？奏云：近世學佛者眾，機緣亦廣，恐勞　聖聽，不敢多奏。(臣)乞回寺，當與方來衲子傳佛心宗，以報　覆燾之恩。願　　陛下早復中原，以慰四海之望。　　上曰：後來更要說話在。奏云：謹當退聽。謝　恩下　殿。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車駕幸靈隱，至冷泉亭，師起居罷，侍(臣)傳旨：長老歸寺。　上至三門下馬，師再起居。

上曰：行則箇。師侍行至藏殿前，師奏云：脩廊高峻，恐艱　聖步。　上曰：不妨。遂行至僧堂前。入僧堂，師先至方丈焚香。上至方丈，師起居。　上首看太祖皇帝所賜京師能仁寺佛牙舍利，　上以手捧至額加敬，師以佛牙事跡進　呈。至遇安堂一笑軒，讀大慧宗杲自梅陽所寄法衣書云：超然居士是箇中人，恐有未至處，當與商量。　上見此曰：遲兩年，惜不及識宗杲。　上問曰：超然如何？師奏云：超然居士與圜悟先師及大慧游從之久，令臣與他痛下毒手。　上笑。後至方丈前，見語錄三策在几案上，并奏對狀一紙。　上曰：此是什麼？師奏云：向來乞　進三祖大師信心銘及鐵舌菴傳與前後登對錄。上有旨令收入。次至交蘆室，見師畫像，乃問曰：此是誰？師奏云：此是僧徒畫。(臣)頂相求贊，上曰：此是畫底，那箇是真底？師叉手躬身云：春氣和暖，恭惟聖躬萬福。　上大笑。　上觀圜悟禪師像，師讀所題贊：好箇脫灑老衲，寫得十分相似。八住海內叢林，逢著唯論此事。海口辯湧洪

濤，至了不說一字。慧遠把斷綱宗，負荷闊行大步。鑪鞴快下鉗鎚，提持向上底路。
上曰：此便是向時所說　光堯在維揚登對底。師奏云：便是。　上觀釋迦出山相。師奏云：此是吳道子畫。師亦讀所題贊：大哉釋迦文，福聚海無量。此地少朱砂，赤土以為上。我今稽首禮讚揚，留與人天作榜樣。　上觀臨濟像，曰：此是臨濟。師奏云：臨濟禪師乃曹州人，十二世祖師也。　上周覽山林，乃曰：想雪下時可觀。師奏云：更有上方尤好。　上回，師隨至東廊法堂前。　上觀壁畫。師奏云：此乃歷代高僧。　上曰：如今有否？師奏云：西廊工已就。　上指華嚴變相。師隨問奏答，語意相契。　上遂回駕。師謝　恩而歸。翌日，有　旨賜絹帛等。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八年八月六日，有旨宣靈隱長老。七日，同官員僧道守門入內，就觀堂齋。齋罷，赴觀堂前　起居。　　上賜坐賜茶謝恩次，續奉聖旨，獨宣靈隱長老至觀堂東閣。師隨入奏云：(臣)等今日蒙　陛下賜淨供，三教畢集。此一段勝事，世所希有，感荷　聖恩。　上曰：可謂勝事。　上賜坐，師即謝　恩就坐。　上曰：有一兩件事欲問卿。師奏曰：(臣)願聞　聖訓。　上曰：前日睡夢中，忽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如何？師奏云：　陛下問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底，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上曰：夢幻既非，且鐘聲從甚處起？師奏云：從　陛下問處起。　上復問：前日在此閤靜坐，忽然思得向時所舉不與萬法為侶。只這不與萬法為侶也奇，朕從這裡有箇見處。師奏云：不與萬法為侶，　陛下作麼生會？　上曰：四海不為多。師奏云：一口汲盡西江水又如何？　上曰：亦未曾欠闕。奏云：(臣)每入室時問僧：如何是斬新一句？擬開口便打。如何是殺活之機？纔開口亦打。如何是向上一路？未開口也打。　上曰：因甚却如此？師奏云：纔思惟即成剩法，纔落陰界即是生死根本。參禪如剟輪，擬議勿干涉。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已是鈍置了也。何故？法無二法，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天無二日。所以德山悟道了，封却佛殿門，乃云：有你便無我，有我便無你，方能見道。近有一士人到寺，見方丈壁間(臣)所作偈頌，乃云：好偈頌。(臣)問曰：聞公學伊川之學，排佛氏是否？士人不對。(臣)又問曰：只如

德山示眾云：釋迦彌勒是擔屎漢，十地菩薩是守田奴。莫也是排佛麼？士人惘然。(臣)曰：這裡却有一條活路，若看得見，受用不盡；如看不見，非但招因帶果，更有事在。觀公所見，未曾遇人，且坐喫茶。前日又有一官人問：長老年多少？(臣)云：七十歲。官人云：頤養得好。(臣)云：菜羹粥飯，僧何足道？官人云：性命事如何？(臣)云：老僧無性命。官人云：如何無？(臣)云：也無如何？官人遂搖頭云：第恐未是在。(臣)云：非但橫點頭未是，直饒正點頭也未是在。官人良久再問云：官員與禪僧如何？(臣)云：只一般。官人云：官員進身仕路，禪僧宴坐林間，安得一般？(臣)云：適來未與公相見時也一般，而今相見了也一般，直饒相讚相毀也一般。所以道：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官人云：長老語異，可別勸一盃茶。(臣)云：寺事多故，不能從款，且歸。大率古今言句，正如　陛下向時所作布袋贊，其略曰：別！別！分明一點紅爐雪，豈容存駐也？　上曰：作頌最難。師奏云：昔時葉縣省禪師有一法嗣，住漢州什邡方水禪院，曾作偈示眾云：方水潭中鼈鼻蛇，擬心相向便揄揶。何人拔得蛇頭出？　上曰：更有一句。師奏云：只有三句。　上曰：如何只有三句？師奏云：意有待焉，二百年無人下語。後大隋元靖長老舉前三句了，乃著語云：方水潭中鼈鼻蛇。又佛果圜悟禪師亦於第三句下著語云：雲門胡餅趙州茶。(臣)亦於第三句下著語云：達哩嚤呢吽嚩吒。　上笑曰：甚好。又問：古今得受用者誰？師奏云：　太宗皇帝。　上曰：聞　太宗皇帝得大受用。師奏云：　太宗皇帝一日幸大相國寺，見僧看經次，問云：看甚經？僧云：仁王護國經。　太宗皇帝云：既是朕經，為甚却在卿手裡？僧無語。臣亦曾代下一轉語，　上曰：卿如何代語？師奏云：當時只將經卷當笏鞠躬云：願　陛下萬歲！萬萬歲！　上曰：好！好！師奏云：　太宗皇帝又嘗見一僧問云：卿是何人？僧云：塔主。　太宗皇帝曰：既是朕塔，因甚是卿作主？其僧又無語。(臣)亦代語云：　聖恩普被。　上首肯久之。忽聞窓外報未牌，師奏云：　陛下日應萬機，(臣)不敢久留，恐勞　　聖聽。謝　恩下　殿。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九年四月二日，有旨四月八日　宣入　內觀堂齋。齋罷，同眾　起居。　上問曰：相將結夏。師奏云：此乃叢林古規。西天於結夏日，鑄蠟人藏土窟中。結夏九十日，戒行精潔，則蠟人氷。不

然，則蠟人不全。故號為僧蠟。　上曰：觀行如何？天竺法師奏云：今日有十六人入觀堂，修三年淨觀。　上曰：觀者是觀想妄想，顛倒相持，何時得了？師奏云：以賊捉賊，將心覓心。故楞嚴呵云：想念不可脫，云何獲圓通？　上曰：如金光明經，要妙只在偈讚處，爭如十地頓超？師奏云：如華嚴經，偈讚只聞得四句，則八十一卷華嚴一時了畢。　上曰：須盡底透得徹始得。師奏云：曹洞下禪多云：直須盡底去。如何得盡底去？　上擲下羽扇，於榻前默然正坐。時眾皆惘然，相顧無語。師即起身，近前奏云：今日乃釋迦如來誕慶之辰，　陛下作此一段勝事。(臣)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時大雨，乃云：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適來諸山皆有頌，(臣)獨無。而今輒有一頌。　上曰：如何？師奏云：未至　禁門時，舉似　陛下了也。　上曰：何妨再舉一遍看。師奏云：不可頭上更安頭。　上曰：朕也要知。師退一步，奏云：(臣)深領此一問。　上曰：更有也無？師奏云：常似今日。又奏云：昔見台州守宗顗問：因看法華經云：佛身長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由旬。到此直是疑著。是時(臣)擲下扇子於地。上云：你且道我扇子長多少？與佛身相去幾何？渠惘然無答。　上曰：此是妙處，如庖丁解牛。師奏云：不見全牛可下刀，無光中本三昧。　上首肯之。師謝　恩歸位。　上曰：修禪定者如何？師奏云：初機若有所習，則不名大定。大定等虛空，了無修習處，亦無起滅出入處。　陛下看此習定之者，盡是未證果位凡夫。直饒習到四禪八定，亦未為究竟。故圭峰宗密禪師云：非想定後，還作飛貍之身。昔有僧名頂三教，嘗作偈示眾云：四禪捨念常清淨，半是真如半是空。此處修行多岐路，行人到者莫忽忽。一邊頓證，則一念作佛。一邊差別，則墮在二乘。窮空不歸，四六二萬十千劫修行，再入輪回。故云：繁興永處那伽定。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乃至風動塵起，雲行雨施，悉皆在定。傅大士云：欲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為定？此乃是不動真智也。　上曰：是。眾皆起，謝　恩下殿。師再入奏云：(臣)去年八月六日奏　對錄并七佛偈、日本國法師問道錄，三日前亦曾乞　進。　上曰：已看得數版未了在。師奏云：七佛偈，去冬因沈介尚書問第三毗舍浮佛偈云：假佛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上曰：他如何問？師奏云：前境若無心亦無。他到此生疑，却問如何？(臣)答云：未有尚書時，喚甚麼作境？心境俱空，是箇甚麼？渠默有契證。　上曰：朕近日於四海不為多處，別得一轉語云：明鏡絕纖塵。師奏云：(臣)感蒙聖訓，謝　恩下　殿。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　　上進

淳熙元年四月初七日，有旨宣禪師入內觀堂齋。齋罷，賜茶。茶罷，師奏云：陛下看甚經？　上曰：讀法華經。至第五卷，師奏云：　陛下前日看法華經，至化城喻品云：諸天各各捨自己宮殿而求法，世尊默而許之。　陛下問諸講人：未審世尊許他甚法？時諸講人競引教相酬對。(臣)僧當時若見　陛下問：說甚法？即奏云：即今說底法。或云：甚人得聞？即云：露柱證明。　上笑曰：梁武帝一生不云武帝苦行高壽。　上曰：却是苦行壽，曾蹈著師奏。至八十餘，師奏云：如達磨大師，天鑒十四年至金陵，武帝召對，機不契，乃折蘆暗渡，潛回江北。後至魏地少林，默坐九年，為菩提流支三藏打落板齒。後接得二祖惠可大師。然梁朝賢聖亦多，如志公傅大士、雲光婁約法師等，顯化靈異，不可勝紀。而婁約嘗說偈悼傅大士云：我有兩行泪，不落十餘年。今日為公灑，併向秋風前。　上曰：機會也難得。師即起身奏云：向來奏對，有一次機緣，未得　進旨。　上曰：卿前日所奏事人，也見不到？說不到？師奏云：(臣)淺識愚昧，昌瀆　聖聰，今有繕錄上　進。　上曰：卿纂集得。師奏云：如　陛下神機迅疾，　智鑑洞明，自古　帝王未嘗有如此得大機大用者。(臣)他日欲乞聖旨，鏤板入藏，光大法門，作人天眼目，以為萬世龜鑑。　　上曰：甚好。師即謝　恩下　殿。

淳熙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得　旨召禪師。三十日，入　內賜食罷，八棒鼓。正午，引　見起居罷，　賜坐。　上曰：因看圓覺經文甚好。師奏云：佛意幽眇，深談實相，唯二十五輪重疊難記。　上曰：也是難記。師奏云：　陛下應萬機不必記，只如作止任滅處，諸方謂之四種病，(臣)謂之四種藥。何故？病除藥止，透脫得去，便見圓覺。　上曰：如何是圓覺？師奏云：離相即圓，非空故覺。　上曰：非空只是不落斷滅處。師奏云：憂落斷滅者是誰？上笑。師奏云：圓覺謂之小本華嚴。

上曰：如何是大本？師奏云：華嚴總有上中下三本，世尊七處九會說。今人間見傳者乃是下本，其餘兩本尚鎮龍宮，流通未到。　上曰：七處九會者如何？師奏云：普光明殿說三會後，一會廣作三處，其他共成九處九會。後李長者及諸宗師廣作十處十會。

上曰：只有九處九會，如何是那一會？師奏云：即今對　陛下說底。　上首肯之。　上曰：圓覺經亦好文。師奏云：經文義繁，恐　陛下日應萬機，不若徑看楞嚴，則諸經不出此也。昔智者大師於天台山示眾云：西天灌頂部中有首楞嚴王三昧經未來此土，恨老矣，不復見也。因作止觀以授其徒。後一百五十年，此經方至，乃

是房融潤筆，文勢宛順，淵源流暢，如讀家書，前句解後，後句解前，語意互顯，如世間一首好詩相似，自然膾炙人口。諸家雖有注疏，亦不必看。　陛下有楞嚴否？　上曰：有兩本策子。師奏云：恐字小難看，(臣)有大字者一本，欲乞　上進。　上曰：甚好。
上曰：古來宗師坐脫立亡，今世有否？師奏云：行化坐脫者眾。
上曰：今世有誰？師奏云：　徽宗皇帝朝降旨改德士，　詔下日，有汝州天寧長老□明鳴鼓陞座，示眾云：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便乃翛然脫去。又紹興二十七年，有蘇州靈巖長老智訥，因行化至秀州華亭縣，有朱明居士者，架新屋一所，請訥陞座。時有僧出問云：緊峭草鞋，如何進步？訥答云：高著眼看。眾皆竦聽，舉瞻訥已，就座化去。又紹興戊辰間，有婺義烏縣稠巖長老了贇，法嗣湖州可珣長老。珣好訾詈，時號珣罵天，以故與諸方多不合。贇一日謂其徒曰：我正月十三日丑時行矣，此間無人敢燒我，惟我普濟師叔能了是事，汝等當以吾意懇求，必能俯從。是時乃(臣)住普濟也。贇果至期日，五更鳴鼓，集眾陞座。時有東林道爽長老在座下，贇謂爽曰：你尋常勸人莫喫葱韮，我而今與你同行。遂下座搦住爽，爽云：和尚先行，我向你道未在。贇遂再登座，示眾說偈云：今日天寒，地凍百裂，欲識真歸，無可得說。諸人要識贇長老去處麼？聽取無聲三昧，珍重！便行。又南劒州西巖長老宗回者，因茶園事捃拾，乃登座說偈云：使命追呼不暫停，何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就座而化。又圓悟住昭覺時，會中有五百眾，有道祖者，舉第一座。一日，為眾入室未罷，尚餘二十七人立於門側，祖忽發問云：生死到來，如何迴避？擲下拂子，屹然而往，眾皆驚異。圜悟得知，疾至其室，約退餘僧，喚云：祖首座！祖首座！祖遂舉頭開眼視悟，悟云：抖擻精神透關去。祖點頭便行。又圓悟會中有得法弟子道覺，時住彭州妙寂禪寺。一日，買三十錢酒服藥，悟見而叱之云：老老大大，作這般模樣！覺遂進前問訊云：告禪師，只喫這一回，後次不敢。次日，鳴鼓陞座，辭眾便行。此皆今世坐脫立亡者
上加歎久之，眾皆相[(厂@((既-无)-日+口))*頁]。師乃奏云：執熱恐勞聖聽。遂謝　恩下　殿。次日　進經。
淳熙二年閏九月初九日，奉聖旨宣禪師赴東華門。殿使引入，　賜晚食　選德殿。獨宣見　起居罷，　上賜坐，師謝　恩就坐。　上曰：今日無事，宣卿來說。禪師奏云：說則不無，要且只是說底。說不得處，　陛下自看。　上曰：作麼生看？師奏云：昔有大慈禪師示眾云：老僧不會禪，只是識病。　上曰：禪有甚麼病？師奏云：見不徹，透不過，動若有礙。　上曰：有甚麼礙？師奏云：沒

量大人都被語脉裡轉却，便乃隨語生解。病在命根不斷，似信不信，似有似無。　上曰：如何透得去？師奏云：古今宗師，下棒下喝，各有宗旨。病在見聞，病在語默，病在情識，病在義路，病在滲漏，病在知解。說得天花亂墜，無有是處。　上曰：只為箇休歇安樂處。師奏云：　陛下聖聰，肯下雲頭，就人決擇，誠謂今古罕有。每見禪和子先擔一擔禪，纔入門來，如鬪百草相似，不肯放下。(臣)只向他道：你既會了，何用得我？任他擔板一生去。如陛下適來垂此一轉語，使人聞之，不覺寒毛卓立。縱使不會禪道佛法，亦須傾倒，為法布施。古今語錄中多有難判底公案，看病不出，便判不下。　上曰：如何見得？師奏云：臣昔在峩眉山參一尊宿，名紹徽。初見造佛像，乃放包禮問：文殊是七佛祖？七佛祖師？師是阿誰？徽云：金沙灘頭馬郎婦。(臣)見其語異，遂住三年，每以本分事扣之。臨別，乃問云：興化打克賓維那，意旨在甚麼處？徽乃拽拄杖趕出三門，云：許多時喫我飯，作者語話。後十年方有省。　上曰：興化打克賓維那是如何？師奏云：興化存獎禪師一日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恁麼。化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明日，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飯喫，即便出院。後來出世，法嗣興化。甚麼處是法戰不勝處？諸方尊宿舉：到者裡多是溟涬含胡，不然畫一箇卦影子了去。後來雪竇拈云：克賓維那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則且置，也須索取者一頓痛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具金剛眼睛底，到者裡不知病在甚麼處？(臣)嘗拈云：只如雪竇道：棒既喫了，作麼生索？(臣)著語云：而今要索也不難，不知誰為下手？自代云：雪竇鄴？遂喝一喝，重別語，說偈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曾經國難披金甲。後來出世法嗣興化，不為家貧賣寶刀。興化臂健尚嫌弓力軟，雪竇眼明猶識陣雲高。　參。

師次日歸寺，為禪和子再拈云：興化一日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師語云：某甲土星臨財帛宮。化云：你會了不入？不會不入？師代語云：千罪只同一科，當時若下得者兩轉語，罰也不敢罰，打也不敢打，直饒興化令行者一頓痛棒，也須自喫始得。會麼？家住海門東，日出最先照。是故會與不會，入與不入，總是禪病。

上曰：更有甚麼難判底公案？師遂舉：昔日有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因夾山初住京口鶴林時，道吾到，遇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夾山答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夾山答云：法眼無瑕。道吾在眾，不覺失笑。夾山纔見，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道吾云：和尚

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夾山云：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道吾云：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秀州華亭船子和尚處去。夾山云：此人如何？道吾云：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和尚若去，須易服。夾山乃散眾，直造華亭。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夾山云：似即不住，住即不似。船子云：不似，不似箇甚麼？夾山云：不是目前。船子云：甚處學得來？夾山云：非耳目之所到。船子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船子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夾山擬開口，船子便以篙打落水中。夾山纔上船，船子又云：道！道！夾山擬開口，船子又打。夾山於此有省，乃點頭三下。船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夾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船子云：絲懸線水，浮定有無之意。夾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船子云：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夾山乃掩耳。船子云：如是，如是。遂囑云：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裡、鑊頭邊覓取一箇半箇，續佛慧命，無令斷絕。夾山乃辭行，頻頻回[(厂@((既-无)-日+口))*頁]。船子又喚：闍梨，闍梨。夾山回首，船子竪起橈云：汝將謂別有。乃覆船而逝。到此大法未明，看病不見，只那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已是生擒活捉了也。夾山點頭處，始到家。後來徑山杲長老有偈刊石在華亭云：驀口一橈玄路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鉤三寸無消息，覺海方乘般若船。(臣)見其語後句無力，乃復成一頌，題於真堂前壁上云：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喪盡結深冤。父南子北家何在？撥轉天關地軸翻。後有梁汝嘉侍郎子弟傳來，亦求一頌。(臣)再為書云：風捲雲天小艇斜，煙波深處作生涯。絲綸掣斷雙關手，抉出驪龍眼裡沙。又有洞山价闍梨同密師伯見隱山，隱山問云：此山無路，闍梨從甚處來？洞山云：無路則且置，和尚從何而入？隱山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隱山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隱山云：我亦不知。洞山云：為甚麼不知？隱山云：我不從人天來。洞山云：和尚見箇甚麼便住此山？隱山云：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而今沒消息。洞山乃問云：如何是賓中主？隱山云：長年不出戶。洞山云：如何是主中賓？隱山云：青山覆白雲。洞山云：賓主相去幾何？隱山云：長江水上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隱山云：清風拂白月。隱山乃說頌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遂燒却菴，隱入後山去。(臣)亦嘗拈云：菴主上來所供，並是詣實。隱山恁麼答話，只是一箇不識世界底漢价。闍梨將苔脯摘他許多鹽醋，也是習氣未除。子細看來，一人擔[康*瓦]就井，一人擔井就[康*瓦]，眉毛挽動三須彌山，鼻

孔噴出四大海水。你且道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山僧不是騎墻兩下，要與諸人斷者公案，未免重說偈言：眼目高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蠓蝠蠆上挨肩入，鸑鷟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粟柄作禾莖。後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他烏兔更。
上曰：不因卿說，安得知之？師奏云：禪者禪機，多明格外之機。兵者兵機，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如人著碁相似，謂之機行。祖師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千眼頓開，與君相見。禪家流說禪，一挨一拶，一出一沒，縱擒在我，殺活臨時。有若孫武用兵，如珠走盤，如盤走珠，轉轆轤，活鱍鱍，了無住著。是故華嚴經云：住著世間，成凡夫行。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維摩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又楞伽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是也。所以道：善用佛眼莫窺，善竊鬼神莫知。是故拔楔抽釘，解粘去縛，降伏諸魔，制諸外道，龍天擁祐，神物護持，此皆般若力矣。(臣)衰晚之節，犬馬之年，七十有三。願陛下於般若光中，深有悟入，得大自在。(臣)作數日盡底傾倒，肺肝一時布施。乃奏云：日晚，(臣)不敢久留。適來叨奉淨供，謹　謝。　　上曰：好！好！　上曰：朕看傳燈，已看得三冊了。有未盡善處，當錄去。師奏云：謹領聖訓。謝　恩下　殿。
佛果嫡裔，風姿英粹。萬物方春，千巖初霽。□□□□，中興臨濟。諸方竦跂，風聲鶴唳。師來靈隱，與老□□。說法九禁，　帝得大意。漢高便有蓋國謀，奪得□□印方喜。

李運使郎中

趺坐說法，瞠眼脫空。千機不作，一箭當胸。不立權實照用，不問南北西東。大似峨嵋頂上，大雪堆中，不老不死之孤松。祖白雲，嗣圜悟，是謂臨濟之正宗。
姑蘇資壽圓監寺，選佛場開闊步行。邊就瞎堂真面目，眉毛厮結眼皮橫。他時提祖令，佇看鐵牛耕。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卷第二

No. 1360-B 佛海禪師語錄後序

朝奉大夫新權知撫州軍州事葛　郯

佛海老人，圓悟晚子，楊岐裔孫。窮乞兒散宅拋家，單身浮浪；老魔王殺人放火，無處聲冤。驅耕夫牛，奪飢人食，空引得四海禪衲冒犯霜露，手胼足胝，畢竟成得他什麼邊事？殘羹餿飯不自收拾，

尚要鼓弄人家男女在。雖然，佛海宗旨又不可草書，瞞却大眾。頌曰：百尺竿頭駕鐵船，須彌頂上浪滔天。金剛腦後生芝草，忿怒那吒喫痛拳。淳熙五年十二月日謹序。

No. 1360-C 靈隱佛海禪師語錄序

瞎堂老人，始予識之於天台國清，後住鴻福。會虎丘虡席，太守吳興沈公德和遣人招之，予勉其行。臨別，約以他日東歸借一室，相與徜徉劒池花嵓間。自臨海歸，寓居閶門之西，距虎丘纔三四里，塵累擾擾，數月莫能踐約。一日凌晨訪之，師先在客館，若預知而候司者，相視一笑，留而與之語。其言若驚雷掣電，震風凌雨，忽然青天白日，川明山靜。葢縱橫舒斂，繁簡險夷，高不可攀，深不可測，迺其得於西來所傳者若是，未可以世間文字語言論也。其後與之往來，雖疏數無定見，則未嘗不親欵，以至其沒焉。其徒道能錄其語來屬予為序，有不可辭，因謂之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諸方自可定當。予特敘所與相知者如此。

淳熙四年上元後一日　姑蘇　顏度　書

No. 1360-D

欲起圓悟門戶，若非具大機大用者，安能語是？竊覽佛海法叔禪師開示語言，真得不傳之妙，滔滔而莫知涯涘。俊禪人刊此錄，貴使後昆如觀大海而難為水也，請予書其卷末。住靈隱拙庵　(德光)。

佛海瞎堂禪師語錄卷第三

佛海禪師小參普說

參學　祖淳　法慧　編

小參。玄關一擊，光境脫然；慧刃一揮，根塵淨盡。戶外鋒鋩未露，目前朕跡全拋，截斷萬機緣，啞却千聖口。到遮裏，喚甚麼作佛法禪道？喚甚麼作機境語言？作麼生說箇機境底道理？別白露淨分明尚自不會，何況拋三作五、坐一走七，建立法幢、權衡佛祖，更向甚處摸[打-丁+索]？驀拈拄杖，云：拄杖子記得麼？一回相見一回老，幾處笙歌幾處愁？

至夜，到虎丘，小參。託跡但知忘世故，棲蘆何事不容閑？已能躡足龍門過，試把輪鉤颺碧灣。還有不惜性命底麼？(問答不錄)　乃云：羚羊挂角，莫道覓佗蹤跡，氣息也無；俊鷂梢空，勿謂趁佗不及，影像何有？縱使機如掣電、眼似流星，戴角擎頭、敲枷打鎖底，一任胡言漢語橫拖倒磨。若是正眼觀來，一場狼藉。何故？衲僧門下水洩不通，大冶之中片雪莫立。還有近傍湊泊處麼？還有插觜啗啄處麼？若向遮裏撥得一線活路，便見八面玲瓏，入水入泥、破塵破的，隨緣起滅即般若濟運，斡旋化機乃真智綽然。寒時寒、熱時熱，普天帀地、透頂透底，佛眼莫窺、聖智那辨？更說甚孤明歷歷是錯承當，顯露堂堂亦成窠臼？真須脚跟下弓折箭盡，方寸中瓦解冰銷。等閑抑不得已，突出一機、建立一境，掃除從上來蹤跡，坐斷天下人舌頭則故是，且應時納祐一句作麼生道？輕冰結□□□□，數碧野，道妙一陽生，豈在之乎者？

雙林眾請小參。青蒼山色挼藍翠，瀲灩湖光照眼新。珍重導師居此地，頹綱振舉是其人。還有借路經過底麼(問答不錄)？　乃云：根塵截斷，大千沙界黑漫漫；知見脫然，萬象森羅空寂寂。打破淨潔毬子，突出腦後神光。顯殺活，縱擒明，權實照用，當機便發，覿面全提，把斷路頭，不通凡聖。可以擊塗毒鼓，發劈箭機，轉向上關，明本分事。羣魔聞則膽落，異獸聽則潛蹤。衲僧頂[寧*頁]眼開，作者電機攢簇。著著有出身之路，頭頭明殺活之機。疾燄過風，奔流度刃。正眼觀來，一場敗闕。何故？不見道：觀大海者難為水，遊聖人門者難為言。到遮裏作麼生合殺？如何說箇為人底道理？直饒橫說豎說，虛空為口說，須彌為舌說，四方八面說，十虛三際說，森羅萬象說，異口同音說，結角羅紋說，熾然無間說。說則不無，且道是何章句？所以道：有說是無說之本，無說是有說之宗。宗本既明，語默皆妙。有般漢纔聞恁麼道，使謂之入理深談，

更作禪道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雖然如是，不可碎珠覓影，緣木求魚去也。若是箇是衲僧氣槩底，終不肯受人處分，豈可機境語默中承當，露布葛藤裏折倒？所以巖頭道：若是俊流，只向未屙已前一覷便透，點著卓朔地，驀直上來，咬人火急。若假言句，亦云：喚犬與食。亦云：過手與渠。俊者背羽副箭，懵者不說。又不見睦州纔見僧便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雲門大師教你直下承當，早是埋沒了也。看佗從上古人向沒依倚處、絕氣息處苦口叮嚀，老婆心切。至于德山棒、臨濟喝，以至栢樹子、麻三斤、雪峯脚跟不點地、玄沙猶未徹，德山不會末後句，瞎驢滅却正法眼。且道：具甚麼眼？是甚麼消息？莫是向上人行向上路麼？莫是提持向上事麼？大似望空啟告，笑殺傍觀，鈍置衲僧，滅胡種族。只而今也無向上向下，只有一著子，佛眼不能窺，未跨雙林門，兩手已分付。且作麼生承當？良久，云：海上六鼇吞餌去，棲蘆誰更問漁翁？(謝詞不錄)　復云：山僧昔在錦屏山下、玉壘坊頭，向重陽藥市裏收得些小乾薑、附子，到處賤賣與人。今夜幸遇知音，不免傾倒布施。記得新羅僧參天仙和尚，纔展坐具，天仙搦住，云：未離本國，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天仙便拓開，云：教他道一句，却道兩句。師云：天仙善能隨水把柁、順風挂帆，雖然浪湧波翻，爭奈龍王睡著？眾中盡道遮僧無語，殊不知：不離本國，走徧天涯；坐具未開，賊身已露。而今當鑪不怕猛火，忠言不避截舌。或有箇衲僧出來問：遠上座未離本國道一句將來，只對佗道。久立，便下座。

除夜，小參。盡大地纖塵不立，三界平沈透浮幢，覿體現成十虛曷塞，渾崙擘不破，直下沒兩般，仰面看天不見天，低頭覷地不見地，於中亦無人、亦無佛，了了見無一物是甚麼？饒你瞎底瞎去、聾底聾去、啞底啞去，便是十成百了千當，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不言別事，且六根四大還有頓放處麼？聲色見聞還有存罩處麼？意識分明還有起滅處麼？起滅既無，分別何有？佛法知見無處安排，如無孔笛撞著氈拍版相似，動即影響、覺即冰生，尚乃不得一半，不動不覺又向活水裏覓死處不得，更說甚麼煩惱、菩提、涅槃、生死、三界、二十五有、九種二義、六七因中、五八果位、性相空有、頓漸偏圓、說玄妙、說心性、說知解、說禪道、說你屋裏老爺說即不無，要且只是說底。如何是不說底？死急作甚麼？正是：白日尿牀，開眼作夢。滅胡種族，鈍置衲僧。有般漢往往更作禪道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雖然如是，不可向飯籮邊餓死、海水裏渴殺去也。若是眼中有睛、皮下有血，具丈夫意氣底，終不向遮裏折倒。只如德山棒、臨濟喝、祕魔擎叉、禾山打鼓、雪峯輥毬、金牛作舞，且道是甚麼消息？還會麼？雲外一翻風雨過，人間

翠色滿林梢。　復舉：僧問南際和尚：學人欲親近，乞師指示。際云：我若指示即屈汝。僧云：如何即是？際云：切忌即是。師云：奪賊鎗、騎賊馬、趁賊走，不當英雄；據虎頭、撩虎鬚、扳虎尾，未為好手。遮僧撞著銀山鐵壁，進退無門；南際土上加泥，死而不弔。或有人問瞎堂，也只對佗道：切忌即是。待佗擬議，連腮便摑。且道是指示佗、是屈佗？不是標形虐事褫，如來寶仗親蹤跡。
小參，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師云：學佛之輩盡作超佛越祖會，往往喚作向上一路，殊不知脚跟下蹉過。非但脚跟下蹉過，亦不知自己本命元辰落著，不作向上一路底出來道看。若無，山僧向不奢不儉處與你諸人下箇注脚。復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頂門著眼，頷下安眉，聖凡路絕，事理俱非，刀截春風，鋸解稱鎚，刀鋸俱妙，明暗可追，刀鋸不爾，二破一虧。阿呵呵，也大奇，風卷怒濤天際闊，莫教斷送老頭皮。忽若斷送後如何？蘭生蘭葉，檀產檀枝，相命已定，鬼神莫移，歌須搖頭，哭須皺眉。咦！只而今那裏是那裏？阿誰是阿誰？也要知昨夜東海龍王宮中持戒和尚發惡一拳，打殺西方國裏屠兒，牽惹山僧作證，只向佗道：塑佛匠須是葉端友，刺袈裟還佗丘裁衣。
結夏，小參。僧問：無邊剎境無絲隔，妙高峯頂事如何？師云：走殺當年老善財。僧云：豁達頓超諸有表，凝然不動目前機。師云：漸漸入深水。僧云：雲收青漢迥，月落碧潭空。師云：真實弄影漢。僧云：底事百城巡已徧，木人撫掌笑呵呵。師云：且坐喫茶。僧云：菴內人為甚麼不知菴外事？師云：拄杖橫挑鐵蒺藜。僧云：看經只在明窻下，葉落花開總不知。師云：負心人不放債。僧禮拜，師云：苦口是良藥。　乃云：道絕名言，名言不是道；法離聞見，聞見不是法。不是亦不是，不是箇甚麼？只遮不是多少人摸[打-丁+索]不著。無摸[打-丁+索]處病難除，放下蛇頭捋虎鬚。惜盡見除，物我俱喪。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只而今目前現定，萬法摐然。若謂是實，則眼中有物；若謂不是，瞎却人眼。饒你當頭裂破，猶是第二句在。乃至棒喝機境，語默露布，百市千重，正是倚門傍戶，未為究竟。著衣喫飯，豎拂敲牀，起惡知見，喚作佛法。佛法若只如此，何用達磨西來教外別傳？兄弟！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立處孤危，用處脫略，輝天鑑地，蓋色騎聲，當處即真，隨處解脫，猶是衲僧門下沙彌見解。且道脫籠掣轡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除夜，小參。年年臘月三十日，家家門首釘桃符，苦菜澹薤隨分有，殘盃冷炙阿誰無？大丈夫，德不孤，醋酸不用挂葫蘆，收白牯，放狸奴，地碓舂粳光似玉，沙餅煮豆軟如酥。窮鬼子，觜盧

都，一飽但知忘百念，更有何人得似渠？喝一喝，云：從此華山圖籍上，更添潘閬倒騎驢。
檀越建禳火道場，請小參。性火真空，法無二見；性空真火，一亦不存。心性既空，人境俱寂，不與諸緣和合，不礙眾相發輝。譬如三獸渡河，不待截流而登寶所；又若三車出宅，何須頻步而證真乘？於一彈指，正念現前，則雲行雨施；於一剎那，正因不昧，則風回火滅。是以，從上佛祖於大集會中但云：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乃至地獄、餓鬼，火不能燒、水不能漂、刀不能斫。當恁麼時，且道承誰恩力？濃雲潑墨無回互，疾燄過風不可窺，賴有金華慈愍力，火坑化作白蓮池。
復舉：雪峯示眾云：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玄沙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師云：泥裏洗土塊，土塊裏洗泥。當時待佗道三世諸佛立地聽，只向佗道有許多閑工夫。復云：只而今坐立儼然，三世諸佛在甚麼處？驀拈拄杖云：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還知雪峯、玄沙落處麼？三世諸佛轉法輪，一大藏教說不盡。象骨當機正令行，玄沙見機行正令。或說或聽聞不聞，電卷星飛誰與論？撥轉那邊關捩子，眉毛留得數莖有。
小參，舉：雲門和尚示眾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云：恁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雲門云：蘇嚧蘇嚧。師云：有般底纔聞恁麼道，便作玄妙奇特，往往更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會麼？也無言、也無事、也無語、也無機，是你諸人本命元辰在甚麼處？還見雲門與遮僧麼？譬如百萬軍陣前搴旗誅將、突騎斬關，流血成河、橫屍徧野，子細看來，不動一刀一鎗、亦不傷鋒犯手，你等諸人還記得生年月日時辰麼？待選吉日良辰，為你一坑埋却。只如雲門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棘林者是好手。後來太平師翁拈云：平地上箇箇大丈夫，坐得荊棘林者是好手。何故如此？自代云：格。師云：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一人坐得荊棘林、一人透得荊棘林，坐底胸分涇渭、透底眼略玄黃，坐者、透者總有事在。有一人不坐、不透，諸人要識此人麼？喝一喝，云：無限樹頭風過耳，拍牛歸去阿嗚咿。
至夜，小參，云：來日書雲節，新陽歲月更，泥牛光影亂，石女肚膨脝。迤邐蛇吞甕，相將虎眼橫，春風一陣至，敢與百花爭。敢問大眾：爭箇甚麼？不須爭，兩人唱上座得。　復舉：玉泉皓和尚至節示眾：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裩赫赤，莫怪不洗。不是不洗，無來換替。師云：是則橫遮四世界，豎蓋一乾坤。雖然，好箇黑漆布裩，只是未合縫在。直饒合得縫，人天路絕，凡聖道殊，佛及眾生向甚處著？而今與你合縫了也。且道：遮一隊閑漢在布裩內？布

裩外？你諸人畢竟喚甚麼作布裩？還知麼？天高地厚無人會，日炙風吹子細看。
普說。若論此事，天地不能覆藏，日月不能照燭，虛空不能包裹，佛眼不能窺測。瞿曇掩室，從教鼻孔遼天；居士杜詞，誰顧眼睛突出？又道：我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直得不奈何，灼然覓箇啟口處，了不可得。又却把不定龍頭蛇尾，豁開布袋，放出舌頭。始從光耀土，說盡滿龍宮；終至跋提河，開遮盈寶藏。四十九年間，賊身已露，未嘗說一字贓物現前。展轉奈何佗不得，却於灌頂部中，流出首楞嚴王三昧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將知纔涉語言，盡落方便。如何得不落方便去？有般漢纔聞人恁麼道，便乃碎珠求影，離水覓波。殊不知宗師家垂一言半句，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是以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應變時也，豈徒然哉？只貴脚蹋實地，正眼流通。不見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豈不是坐斷古今舌頭？洞山道：見佛祖如生冤家相似，始有參學分。佛祖有甚麼過？臨濟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試道看，楊岐栗棘蓬、金剛圈，只為久參之士，利根上智，正好吞跳。乃至栢樹子、麻三斤，一口吸盡西江水，鎮州出大蘿蔔頭，是甚麼語話？莫是明向上事麼？莫是向上人行履處麼？莫是大機大用麼？莫是盡力提持麼？莫是涉流轉物麼？莫是作家用處麼？你若大法未明，且莫亂統，亦須識機宜，別休咎始得。未曾蹋著正脉，宗眼不明底，管取將佗如來禪、祖師禪話作兩橛。趙州訪二菴主，身是菩提樹，菩提本無樹，定是打作兩橛。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定是合殺不成。至於德山不會末後句，敢保老兄未徹在。虔侍者激殺首座，凌行婆放火燒菴。雪竇牛內納，牛外納。黃蘗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往往更作道理注解，遮箇便是禍胎子也。莫道未悟，直饒你悟去，徹頭徹尾，大法未明，參到驢年，也未夢見在。一種蹋破草鞋，也須蹋破始得。山僧昔在眾時，多見兄弟浩浩地商量佛法，不問則鎮長，却在屋裏打坐，纔方拶著，便跳去門前屋後，捉土木瓦石，胡拋亂擲，喚作自己受用，不勝皇恐。又有一般人，見人便下棒下喝，瞠眉努目，咳嗽，擺坐具，打筋斗，畫圜相，繞禪牀作女人拜，只在遮裏。此乃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作究竟佛法。佛法若只如此，何用達磨西來？此人病在己見未明光影裏著到，若不放下別參，謂之謗大般若。又有一類，將無形無相一團，橫在胸次，便道無言無說，無去無來，一物也無，墮在空寂，撥無因果，自己開口不得，擡脚不起，一味擔版，殊無轉動，把定死蛇頭，有眼如盲，有口如啞。似遮般漢，不打更待何時？口裏眼裏耳裏鼻裏都是

禪，只是用不著眼目，不辨邪正，拄杖不知，顛倒問著，口中水漉漉地。此人墮在解脫深坑，永劫無出離之期。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若自知非，亦可受救。又有般漢，問東答西，將南作北，輕輕拶著，向沒巴鼻處突出。沒巴鼻底一句，教人摸[打-丁+索]不著，喚作鳥道玄路。絕氣息，自作主宰。不隨佗語走不得，上佗機關被佗轉了。屈哉！此人病在玄妙，既不受鉗槌，亦不受救。我且問你，歇得也未？脫得也未？看佗古人一得之後，入深山，住蘭若，動是一二十年，大忘人世。抑不得已，出來為善知識。山僧頃年兩度出關，徧歷江湖，不敢自負。只為病多諳藥性，經驗始傳人。應是從前許多惡知惡見，故不可留。閨閤中有所愛者珍奇，直須一槌擊碎。遮裏得箇入路，更須求出路始得。學禪易，脫禪難。饒你向未屙已前，一覷便透，早是落在第二頭了也。何況起模畫樣，有甚麼干涉？而今事不獲已，向你道：盡十方虛空，透無邊華藏莊嚴，超越浮幢王剎香水海威音王。那畔更那畔，都盧一印印定，更無移易。寒時普天寒，熱時普天熱。只如道一印印定，而今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是你作麼生印？喝一喝，云：斷頭船子下揚州。

普說：有佛處不得住，拂跡成痕；無佛處急走過，揚聲止響。恁麼說話，大似把纜放船。何故？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有作是無作之妙用，無作是有作之功能。宗本既明，語默皆妙。又云：語是誑，默是謗。語默向上，總有事在。還會麼？豈不見乾峯道：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過，始解穩坐。更須知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且如何是法身三種病？只那法身亦是病，不出是有為病、無為病、非有為非無為攢簇不得底病。法身豈有病？見不到便是病，喚作是亦是病，喚作不是亦是病。如何是二種光？一切處無所不真，一切處無所不是。所以雲門道：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你諸人光明？自代云：三門佛殿，厨庫僧堂。山僧則不然，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長沙道：我若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眾生。未審長沙向甚處著眼？又道：更須知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雲門出眾云：菴內人為甚不知菴外事？乾峯阿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乾峯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委悉。乾峯云：直須恁麼，始解穩坐。門云：喏！喏！遮裏便下箇冬瓜印子。又不見泉大道訪慈明，明問：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目顧左右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作虎聲，明便打一坐具。泉推慈明就坐，明却作虎聲。泉云：我參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你看遮兩箇不唧[口*留]漢：一箇有地頭無行止，一箇有行止無地頭。山僧

當時若見佗道：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只向佗道：殑伽河沙水混流。泉目顧左右，師著語云：賊身已露。泉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師著語云：一道與你慶懺。明云：未在，更道。師著語云：打鼓普請看。泉作虎聲，師著語云：打破鍋子了也。明便打，師著語云：烏銅金不換。泉推慈明就坐，師著語云：敗也！敗也！明却作虎聲，師著語云：好日多同。泉云：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且道此語是肯佗？不肯佗？遮般說話，要且無刀斧痕，是你諸人向甚處摸[打-丁+索]？以毒攻毒，攻者亦是毒；以楔出楔，出者亦是楔。山僧今日脫布衫、解裩帶，抖擻與你諸人說了也，是你諸人還得淨盡也無？若還一箇箇淨盡去，我更問你：紫羅帳裏事作麼生？而今要見二老行履處麼？聽取一頌：兩陣交鋒出戰時，旗鎗倒卓鼓無槌；絲毫不犯將軍令，獨脚機關各自提。久立。告香：普說一年復一年，一月復一月，一日復一日，一時復一時，略無些子虛棄底道理。是以老東山云：父母未生時也恁麼，即今生了也恁麼，乃至百年壽盡，蟲蛆遶壞，白骨微塵也恁麼。且道恁麼地是甚麼？向遮裏立地薦得去，已是二頭三首了也。所以古德云：佛也無，法也無，達磨只是老臊胡。釋迦彌勒擔屎漢，十地菩薩守田奴。八十卷華嚴經，草步頭博飯喫底言語，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故紙。直饒便恁麼脫體承當得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拄杖，一棒也較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若向遮裏會去，更與六十棒，未為分外。豈不見睦州道：現成公案，正當恁麼時如何？適來兄弟得得來告香：山僧遮裏屙屎放尿，尚無餘地。而今不得已，指東畫西，將無作有，與諸人指箇蹊徑。有甚閑工夫，雕金鏤玉，簇錦攢花，搦捏四言八句，眩惑於人，瞎却正眼。若向遮裏知慚識愧，千人萬人中，如無一箇相似。山僧不免信彩，與諸人應時結祐學佛。兄弟既是二三十年苦行潔己，圜頂方衣，捨父事師，棄緣入道，以一大事因緣為務。三十年前，山僧行脚，雖遇明師，亦不曾為我發洩一句袈裟下事。而今箬來，却是便宜。恁麼說話，多少省力。是你諸人還曾薦得也無？無事，珍重。

佛海禪師書法語

與宗直閣

某啟。中間蘇通判處人來，得知使旆已還，但南北遼邈，未獲尺書上問，深以為媿。能道照否？於道得不退轉否？五年之別，不與萬法為侶底公案，還曾蹋著否？中間蒙住頌為惠，甚感。嘗錄去五祖和尚頌，兼貧道亦有二偈，併在葉仲嘉處轉呈，略不聞音耗，今再

錄去。正如窮漢破衫袖，也不與萬法為侶。捺著頭，掀尾舉，西江吸盡鐵船浮，活捉泥牛和角煮，潑天大些子許。君不見，二月三月寒食天，桃花杏花落如雨。一口吸盡西江水，栗棘金圈饒得底。解道心空及第歸，此去西天十萬里。居士儻別有生涯，無吝布施。古今公案，其實無他，只要驗人平生參學邪正，知解有無得失，情塵是非。若於言下一槌擊碎，如虛空裏釘鐵橛子相似，有甚麼依倚處？所以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逐物為下，却物為上。縱有箇入處，須是經大鑪韝，毒手烹鍊到不疑之地，放身捨命，如獨木橋上脫却一百二十斤擔子。又若傷寒得汗，方名安樂處。徹證大法了，然後盡自己力量。縱有長地，一任展演。讚佛讚祖，呵佛罵祖，終無二語，亦無兩般舌頭。所以道：釋迦彌勒，猶是他奴。畢竟他是阿誰？近世叢林凋弊，邪師頗多。若要參詳，須是自家具擇法眼，看是箇漢，方可與語。若只是念僧寶傳，林間錄者，泛濫稱長老。雖然如是，他却是有印本子底禪。呵呵！向來台州，皆名山列剎，知識甚眾。莫有咬薑呷醋，不具得失底，向異類中來。居士曾一一驗過否？使堂淑人，向聞禮拜菩薩，每至百拜方住。何苦行如此？但以口業稱誦，則一念念盡如來。意業思惟，則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身業作禮，則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等同虛空，無有二相。三業清淨，則根根塵塵，悉皆清淨。但以清淨為本，更愁何處不圜通耶？無事可熟看楞嚴經，當知教意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圜靜。又云：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既不立，返本還源。則盡聞不住，正念現前。是故蛩吟蟬噪，風動樹搖，廼真見菩薩耳。春序向和，唯萬萬自重。

答蘇侍郎

某啟：伏承致政待制侍郎臨別垂問：古語云：工夫不到不方圜，言語不通非眷屬。所言工夫不到者，非有為有作之功，即無功之功，無功用道是也。纔起纖毫佛法世法，識情聞見，知解隔礙，便云不到。但能把得定，作得主，坐斷是非，關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礙我甚麼事來？直教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依倚一物，不與諸塵作對，亦不起凡聖情量。古德云：假饒千聖出頭來，猶在渠儂影中現。且道渠是阿誰？此語最親切。更是阿誰？不可別有，但恁麼信取。所以古人到此，多不肯指注，恐他學者，誤認昭昭靈靈，驢前馬後，為究竟安樂之地。若果是脚跟下歷落，方寸中洞明，正如楞嚴會上，佛問文殊及諸大眾：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

殊，更有文殊？唯無文殊。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此見妙明與諸空花，亦復如是。到此直須絕體絕用，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方得十二時中，行時不見行，坐時不見坐，淨倮倮地，任運騰騰，亦不作佛法道理。老龐云：心空及第歸是也。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豈不是坐斷古今舌頭？且作麼生坐斷？但於心無事，無事於心，會得勢不兩立，即無分別智現前。只如古今言句，滿龍宮，盈海藏，有甚麼限量？所以道：直饒脫體會得，猶是教乘中極則事，更須知有教外別傳之旨。信有此事，學禪易，脫禪難。既知有，拈來便用，何愁佛不解語？更愁何處不方圓？又云言語不通非眷屬者，蓋為後人不能放身捨命，向懸崖撒手絕氣息處急著眼。古德云：若論此事，譬如擲劒揮空，不問及與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劒刃無虧，故無滯礙。但以千句萬句只作一句看，一句明，千句萬句一時明；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只那透處，佛眼也覷不見。且如世間音聲三昧，至於種種差別法門，麤言細語，鵾鳴鵲噪，風動樹搖，異口同音，權實照用，皆不出此一句，大藏小藏亦詮此也。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一念無分別，大智現前，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且作麼生分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覓他起滅處，了不可得。蓋色蓋聲，普天帀地，通上徹下，無第二見，無第二人，無第二念，剎剎塵塵，故非外物。是以羣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變，金流朴散而常存。只那常存底，也不消得。何故？金屑雖貴，落眼成翳；佛法雖妙，存之成病。馬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說了也，還我金剛王寶劒來。德山云：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但盡凡情，別無聖量。凡情盡處，聖量現前。又云：毫氂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此乃禪家流作用省力處。且如白雲端和尚頌雲門北斗藏身云：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無奈幞頭何。看他具大機大用處，多少脫略，何曾著他北斗藏身處來？又雪竇在大陽玄禪師會下為客司，因與僧夜話，至趙州栢樹子因緣，爭辨不已。有行者立傍失笑，客退乃問：何得笑耶？行者云：笑知客有定古今之辨，無定古今之眼。雪竇云：汝作麼生會趙州意？行者以偈答之：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雪竇大驚，遂與之為友。後出世，住承天宗和尚是也。看他雖無巧妙，而句意超然。今時禪和子，纔聞人舉，一箇箇肚皮裏有箇栢樹子，如何得了當去？且如狗子無佛性話，遮僧等閑立箇問端，如向餓虎口裏橫身。趙州只答箇無字，如虛空釘箇鐵橛子相似，至今天下衲僧無摸[打-丁+索]處。要會麼？

只消道箇無會便會，不會便休。切莫作道理，有不是有，無不是無。只如未問未答以前，道箇甚麼？咄！又恁麼去也。秋風向冷，萬萬珍重。

答陳判院

某啟：在家菩薩要明德山、臨濟宗旨，須是他家子孫如楊岐、栗棘蓬、金剛圈，吞底吞、跳底跳，吞跳得百千萬億箇，更有百千萬億箇在，稍稍放開，則落在第二頭也。緊峭孤巍處，方可把手共行淘汰鍛鍊，到徹證佛地，猶有佛地障在。此乃確實而言，故非因循不可，只管打葛藤去，亦須將自己真正道眼照破，合作麼生合殺？將知佛法只如此耶？從上來入聖位者，莫不皆是就人決擇，到用處驚天動地，蓋不肯容易小小了却。山僧恁麼忉忉怛怛，知是為誰家事？數領來書及偈頌甚詳。學道之志，每相醻酢，一句語言亦不草草，如進一服藥相似。若不深辨端倪，終成戲論，非是等閑，只貴藥病相投，驗蹲坐處、奪執著處、攻偏墜處，截斷命根，令直造大休歇之地。前日領所答書云：某有甚麼過？尚未知在，可急著眼看。若自知非，棒喝也無施處。時暑，珍重！

答陳郎中

某啟。奉違忽覺一月，企仰不可言諭。冬晴，伏想齋定宴安，道體萬福。中間介至，承示直閣文翰，啟讀三復，驚喜相仍，真不減晉人風度，豈獨一時之盛哉？但恨未即見矣。賢兄所誦者佛書，又觀二本旨趣，深有造道之理，贓物不捉，自敗了也。然文字禪不可不學，他日參究己事未明，只於教乘中作箇知解宗徒、義學沙門，有何不可？呵呵！判院居士書中有云：幸無示謗法者。恰如荒草裏喚出箇焦尾大蟲，直得山僧口挂壁上，然亦未為分外，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不然，一生在死水裏，只借他人鼻孔出氣去也。賢兄所惠偈頌，足見存誠前句，亦似順水張帆，於義路上說些人情道理。禪道佛法，豈可人情？又云：跳脫北斗藏身句。北斗藏身不在義理言句聰明解會，須是放下從前滿肚皮惡知惡見，妄情執著佛法世法，朕跡不留，方可入作。北斗藏身乃是雲門直截單提遮一著子，如箇生鐵鑄就金剛圈、栗棘蓬，若情塵不脫，你如何吞跳？昔廬山玉簡林禪師頌北斗藏身云：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而今謾度量。你道過在那裏？五祖戒和尚乃雲門嫡孫，持此語問林作偈之意，林舉目視之，戒云：若果如此，雲門不直半文錢，公亦無目去在。後林果失雙目。將知佛法豈同容易

承當？學者多云：山僧語話不近人情，不是不肯人，只要你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見須實見，豈可以實法繫綴人耶？不可草草。此乃入佛階級，透脫生死，安敢自欺？若此不了，空作箇撥無因果漢，後悔何及？要須是悟桶底剔脫，方知道元來不在言句上，亦當自知時節。山僧苦口為你太聰明靈利，恐蹉過了，到此總用不著。三祖大師云：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纔入思惟，便成剩法。洞山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會得便會，句中無句名活句，句中有句名死句。但參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明得，自救不了。於此明得，也作箇脫灑底道人，豈不快哉？圜悟老師嘗云：千句萬句只是一句，千言萬言只是一言。山僧又且不然，只而今盡十方虛空、無量妙義、百千法門，只作一句分付，只貴脚蹋實地。初機後學欲作偈頌，乃神通遊戲邊事，有何不可？但只要本領正當，則一切處撲不破。常向兄弟道參，須參那坐斷天下人舌頭底禪，方為種草。亦多令兄弟多作偈頌，雖未十成，要他揩磨心識做得了，却與他一槌擊碎。大事明了，偈頌亦不用做，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學做頌時，先看僧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後來大愚頌云：橫眸看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觜，柴生滿竈煙。似遮般說話，若非絕情識，安可至此？白雲端師翁作蠅子透窻頌云：為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從前被眼謾。善知識，一言半句只要利益他人，脫離情識。山僧常問兄弟：有祖已來，時人錯會。錯則錯了也，如何免得此過？多下語未有契者。又問：黃蘗示眾云：牛頭禪師橫說豎說，要且不知向上事。我且問你，如何是向上事？又問：洞山道：見佛見祖，如生冤家相似，始有參學分。你道佛祖有甚麼過？你若下得遮三轉語，更須還我金剛王寶劒來。此事要須是箇人，方可塵中作主。深愧狂言，勿示於外。向寒，千萬加護。

答上藍乘長老嗣書

某手白上藍乘長老，自高亭一別，赴宜春光孝道場，聞入院開堂，佛事響合。不踰一年，又聞遷席隆興上藍，此乃古聖應化之地。方今叢林凋謝，大法危如累卵，凡稱長老者，於我法中非為小事，利害損益盡在其間。若也不明道眼，據曲木牀，但以飲食臥具之安，枉受人天信施，則鐵城有待，寶所無歸。直須痛下鍼錐，為人天解黏去縛，撾塗毒鼓，發劈箭機，轉向上關，明本分事，拈殺活杖子，提王庫寶刀，斷佛祖命根，剟衲僧巴鼻，三玄互唱，五逆聞雷，見處孤危，用處脫略，卷舒出沒，豈籍他緣？以楔出楔，以毒攻毒，等閑向絕氣息處發出一言半句，覷得破，挨得開，如石上釘

鐵橛子相似，誰敢近傍？是故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又若菩薩斷障，如染一綟絲，一染一切染；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斬，有甚麼共語分？如為方來挂牌、入室、陞座、小參，直須放出毒手，快下鋒刃，一時截斷，無令相續，更須揭起腦蓋，倒轉舌頭，滯向尋言者，教他一箇箇覓起滅蹲坐處不得，始有自由分。然後拈東家鉢盂，喫西家粥飯，用自己錢本，使他人利息，打殺有甚麼過？遇境逢緣，倒使司農正印與從上佛祖抗戾而行。你且道是甚麼火色？老僧每於著衣喫飯外，當行此一路。既稱長老作住山人，當以續佛慧命為己任，不可少時自怠。況江西、湖南古今列剎相望，乃佛祖典刑去處，向鬧市裏、孤店頭撥著一箇半箇作吾家種草，豈徒然哉？會下辦事兄弟，當觀其根器淺深，任其院事，則道義人情總在裏許。汝從我遊，凡三移住山，必深明此意，幸在勉旃，更不多及。雲禪人來下書，煎點禮數，一一如法。老僧晚歸都下，住山　宣詔，不時撥冗，作此坐夏在即，想體用輕安。法衣、拄杖、拂子各一事，付去為信，希檢收。南北相望，雲山萬疊，勝集未期，切宜順序，為法為人，多多保重。

答資德本長老嗣書

文上人來，收書并信香等，如數領訖。承開法以來，中外響順，且喜且慰。夫稱善知識者，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入八邪林，住三惡道，向刀山劒樹上扳舌犁耕，鑊湯鑪炭中敲枷打鎖，見天下衲僧如生冤家，與從上佛祖共相抗戾，綿綿絕滲漏，密密不通風，鑑在機先，言非句下，便是德山、臨濟、雲門、趙州，向未屙已前一覷便透，已是鈍置他巖頭了也。你道遮般漢還有作佛分也無？正令若行，佛殿裏荊榛萬尋，法堂前草深一丈。凡為人天提持宗眼，未開口時拶出，無進步處挨開，脫體現成，擬議則生荊棘。要你放毒手，下鋒刃，似鶻提鳩、鷹拏燕雀，斷命喪軀，不留朕跡。截處更捷，淨盡無餘，纔涉思惟，即成剩法。直饒總不恁麼，更須換却舌頭始得。汝久從我遊，挨拶出沒，星電交馳，如珠走盤，了無住著，是謂大解脫法。今既住山，當以續佛慧命為務。方今邪法熾然，驚羣敵勝處，以金剛眼睛吞爍羣像，佛法世法影跡不留。凡挂牌入室，如汲井泉，日汲日新，初無間斷，接物利生不出此也。老僧四十年凡十三處住山，以此為己職，當在勉旃。法衣一頂、拂子一枝、北果等，以表信耳。時中為法，珍重！

法語示禪人

探玄上士直須向未舉已前，一覷百雜碎、圜陀陀、活鱍鱍底不要，須知別有穩身處始得。只今目前山連水，水連山，屈曲千差，交光萬狀，如何得遮冤家脫離眼前去？要且心不是心，佛不是佛，物不是物，還我金剛王寶劒來。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翳；佛法雖妙，存之成病。動即影響，覺即冰生。不動不覺，死水裏討甚麼活路？三十年後，莫言不道。

現成公案，無事不辦，纔涉思惟，即成剩法。擊石火，閃電光，挨拶出沒，早是鈍置佗了也。那堪分賓生，存義路，說心性，立玄妙，盡是生死根本，於道則遠之遠矣。直饒向七佛已前、威音那畔玄會得去，總未出得窠窟在。有般漢纔聞人恁麼舉，便道：用出作甚麼？我也知你脚跟下五色線未斷。我且問你，東勝身洲打鼓，南贍部洲喫茶，西瞿耶尼唱歌，北鬱單越接拍，是甚麼人分上事？若也不會，於喫粥喫飯、開單展鉢處，亦須子細自點檢看。

風從虎，雲從龍，衲僧拄杖子放收在我。誰敢喚作拄杖子？須是著著有出身之路，終不受別人處分。豈不見圜悟先師參五祖和尚，常云：我常不肯五祖，五祖常不肯我。何故？父子若相肯，埋沒宗風。假饒千聖出頭，猶在渠儂影裏。會便會去，更莫躊躇。若也不會，切忌胡思亂量，孟八郎漢有處著你在。

心生法生，心亦不存；心滅法滅，法亦不立。不存不立，荊棘參天；不立不存，髑髏徧地。若能指穢邦為淨土，呼地獄作天堂，糞掃堆頭現丈六金身，蝦蟇口裏演一大藏教，似遮般見解，你且道還有作佛分也無？若能轉位回機，移星換斗，逞通天作略，用跨海神機，終不向惡水坑頭、葛藤堆裏著到。要須知有不露風骨底一著，耳聽則聾，眼見則瞎，三世諸佛不奈何，歷代宗師提不起，天下衲僧無出氣處。豈不見德山示眾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而今抖擻屎腸，一時與你說了也。所以道：金剛圈，栗棘蓬，只許人用，不許人說。說底用不得，用底說不得，不說不用，如何通信？若作佛法禪道會，則眉鬚墮落，

禪非意想，道絕功勳。非意想不是禪，絕功勳亦非道。當恁麼時，向甚處著到？截斷意根，如何分別？不落心識，如何近傍？纔入陰界，已是隔生了也。直須蓋天蓋地，了無佛見法見。刀山劒樹上拈來，鑊湯鑪炭裏受用。但恁麼信取，自然步步脚蹋實地。把得定，作得主。逐物却物，布置臨時。向上轉去，佛魔削跡，海嶽逃形。向下轉來，僧是僧，俗是俗。超聞見，絕依倚。等閑向騎聲蓋色，敵勝驚羣處，急著眼看。豈不見古德云：俊狗不露牙，擬不擬便著。近來學者，不明自己，彊說禪宗，一向掠虛。臘月三十日，閻老子未放你在。

圜機普應，鑒在機先。鑒則且置，應後如何？若不闊著步，急著眼，墮在死水裏，永無出期。若能回身顧影，已是鈍置了也。恁麼說話，還覺舌頭拖地也無？所以楞伽：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一切世間差別語言，世出世間總是大解脫三昧，豈不是佛語？但以心為宗，更愁何處不圜通？何處不是自己？若也便恁麼領略去，我早知你作實法會了也。具爍迦羅眼底，試辨看。

學佛上士，先要參透法身。透得法身，方解作主。且如何是法身？天不能盖，地不能載，日月不能照，虛空不能容，猶在法身量邊走。燈龍露柱，香爐淨缾，山河大地，要且不是法身。南斗七，北斗八，盡是見神見鬼。說底用不得，用底說不得。而今和座盤掇與你了也，作麼生用？作麼生說？若也一舉便明，一擊便透，一屙便了，痛領將去，三十年後却來打殺老僧。

大解脫人具大根器，離見聞、超情識，於日用中急著眼看，斷知無上妙道不在日用處著到，如疾雷破山，於一念未萌已前識得破，佛及眾生也無著處。須是實證實悟，方可向千聖頂[寧*頁]上獨行，却於異類中插脚，更有甚麼佛法禪道？水一滴也無到你口裏，軟似南賓鐵、硬似兜羅綿，便是千手大悲也無你摸[打-丁+索]處。不見白雲端和尚道：無摸[打-丁+索]處病難除，放下蛇頭捋虎鬚，今日為君通一線，好看月上長珊瑚。白雲恁麼說話，亦能殺人、亦能活人，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法寂滅相，豈在言詮上人截却舌頭？山僧口挂壁上，還我寂滅相來。把得定，作得主，過境逢緣，自解轉轆轤；挨得開，插得脚，因邪打正，何處不風流？蓋天蓋地，不從人得，見聞不昧，聲色純真，內外中間，了無干涉，向甚處著眼？所以道：撥塵見佛，佛亦是塵。非佛非塵，是甚麼面目？豈不見古德云：張弓架箭魚遊網，物外捿神鳥入籠，生殺盡時蠶作繭，如何透得此三重？我且問你：臨濟無位真人向甚麼處去也？有般垛跟漢，一味守古塚，求托生處不得，自救尚不了，如何更為人？要會麼？龍門無宿客，大海不停屍。

行脚高士若無靈骨，眼不識人，又不遇真正宗師與之開鑿，撞入骨董袋，或三百，或二百，聚徒處，打野呵，說野話，論心性，講禪道，抑揚古今，喚作佛法，以為法要，正是毀謗大乘，作地獄種，如稻麻竹葦，是謂可憐愍者，吾道衰矣。達磨西來之意恐不如此，殊不知掩室杜辭盡是注脚，德山棒、臨濟喝亦是下文。更有一般無孔鐵槌，但云了了常知，如如獨照，正是鬼窟裏活計。道我參禪，我且問你：如何是禪？朝放三千，暮放八百，且喜沒干涉。是故教云：多聞無智慧，譬如人身牛。汝但於下脚不得處急著眼看，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中不見人，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吾不如汝。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功；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以衲僧家因行掉臂，遇便登舟，七事隨身，八面受敵，如水入水，似金博金，無第二見，無第二念。若也愛己之愛，不愛彼之所愛，非大慈也；若也親己之親，不親佗之所親，非大悲也。是故入[廓-享+墨]垂手，具大慈悲，以利生接物為先，假使銕輪磨頂，終無退失。所以等空云：禪即是動，不動不禪，是無生禪。你平日參底禪、學底道不出此也。更有末上一著，如王澹交雨打帛石相，以而今與你一筆勾下，終無兩箇舌頭，宜自知之。

夫學佛者，先當以大願力破除業種，然後知因果、懼罪福，迴絕諸緣、休息萬慮，善念惡念不入思惟，佛法世法了無記憶，放捨身心到大休歇之地，如萬丈懸崖撒手等同虛空，亦不起生死妄念分別之相，纔有一絲毫頭見刺，以智慧劒和聲截斷無令相續，終不肯向光影裏著到甘處下流，不被諸境所惑、不與諸緣作對，聞禪與道毒箭攢心，得失是非如鏡照像，鏡若不存，像歸何所？看看，破草鞋、泥彈子，半文也不直，古今盡力提持處亦不假多，直下省力。無如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則向汝道，末後契證了，只言心空及第歸。且如心空及第歸底是何宗旨？更是阿誰？是故佛祖道妙，體用全真，不立階梯，本來如是。若能的確堅守，情盡見除，到命根斷處，終無兩箇舌頭，說底用底了無干涉，饒你綿裹稱鎚，我則石人腰帶。若具大丈夫志氣底，然不肯向別人口邊覓涎唾喫，是故名為無上妙道。豈不見德山投機於龍潭，言下乃云：我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山僧當時若見，只向佗道：咄咄，我更要你作佛在。且道佛作麼生做？乍可粉骨碎身，終不瞎佗眼目。

學道如學射，久久自中的，一句透天關，萬機俱喪跡。只那喪跡處，咬定牙關痛領將去，何難之有哉？只恐力不及、志不堅、透不盡、見不徹，翻入骨董袋裏，卒未能了得，速須退步自看，乃大丈夫事。有若關、王陣前不見顏良頭，終不肯住，要在脚跟正當立處孤危，方能抵敵死生。若滯聞見，縱饒隨口便道得出來，也只是聞見，離却聞見便作主宰不得，纔涉思惟又成剩法，如何得絕氣息去？只為大法不明，被十二時使，隨物流轉。是故邪說正說無佗，要你當下佛法念斷、善惡思亡，當知德山、臨濟無下脚處，棒喝交馳總在門外。黃面老子說底，大藏小藏不是、敲牀豎拂不是、山僧與上座不是、不是亦不是，如王澹交詠雨詩，唯有庭前擣帛石，一點入不得。直須向佛祖未生已前，自家著些精彩，一覷便透，如水投海、如風鼓橐，心雖不住，念亦無差，心念俱非，了無分別。無分別底復是阿誰？若會喫飯著衣，自合知時及節，更有甚餘地著

鞭？於古人之前，自在敲枷打鎖、獨掇單提，從上佛祖、天下衲僧，鼻孔眼睛一穿穿却，何所往而不利耶？
參禪學道，只貴眼正，亦須遇人。不然，則墮在業識堆裏，菽麥不分，未免骨董。有如百尺竿頭進步，萬仞崖前插脚，若恁麼會，早知你蹉過了也。當知是知，當如是見，此乃是作佛樣子。豈不見蒙山惠明道人逐老盧至大庾嶺頭，老盧置衣於地，蒙山盡力提之不動，乃悔過曰：某甲為佛法來？不為衣來？盧云：汝既如是，當於盤陀石上攝心斂念，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你本來面目？蒙山忽然有省，起來禮拜，乃云：佛法只如此耶？更有深密處在。盧云：密在汝處，我若向你道，則不密也。於是碓觜生花，毒蛇開眼，是你諸人向甚處著到？若作佛法會，入地獄如箭。

示日本國覺阿

日本覺阿禪人泛海而來，參究達磨正宗，相從日久，執論不已，至金牛作舞處，似信不信，以後令往諸方遊禮。自江北回至金山，聞擊法鼓，乃高聲云：靈隱禪師打我一拳。從此知解釋然，如桶底脫。却回入室，卷舒出沒，星電交馳，父不識子，子不識父，佛法禪道，了不可得。等閑拶出一言半句，鐵壁銀山誰敢近傍？恰如孫武子用兵，如珠走盤，如盤走珠，了無住著，截斷葛藤，趯翻窠臼，方知飯是米做。一日，老僧舉拳示之，乃云：喚作拳頭，眉鬚墮落；不喚作拳頭，入地獄如箭。阿云：請師放下。老僧云：放下了也，你試道看。阿云：衲僧腦後底。老僧云：是甚麼？阿喝一聲便出。信知此道不在語言，不從佗得，當自知之。汝歸本國，流通大法，續佛慧命，佛佛授手，燈燈相傳，臨濟正宗，單提獨掇，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在汝一人，全身擔荷。因其告別，重說偈言：參透西來鼻祖禪，乘時東去廣流傳，鑊湯鑪炭隨緣入，劒樹刀山自在攀。教海義天休更問，龍宮寶藏豈能詮？翻身師子通塗妙，活捉魔王鼻孔穿。

機緣

師一日指面前花問僧：喚作佛，草料現成；喚作畜生口，作人語。當恁麼時，參學眼在甚麼處？僧無語。自代云：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師問僧：三門頭寸草不生，佛殿裏如何得入？僧無語，自代云：光剃頭，淨洗鉢。

師因在病，問僧：老僧昨夜火星出宮，至今因甚屙屎不出？僧云：老老大大向東司裏作活計。師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你既不識語，如何亂統？即時逐出，自代云：摩竭陀國親行此令。
師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你本身盧舍那？僧無語，自代云：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
師一日因書記、維那相爭來投，師揭牓云：書記、維那行令不正，老僧罰油，行者喫棒。令二人下語，維那云：難逃智鑑。師云：不是，不是。二人俱逐出。
師因僧入室，起身問云：更不著布裩相見。僧叉手近前云：今日親見瞎堂。師呵呵大笑。僧云：伎量已盡。師撫掌一下。
師問僧：蹋斷石橋時如何？僧無語。自代云：因齋慶懺。
師問僧：有祖以來，多少時人錯會？錯則錯了也，如何免得此過？僧無語，自代云：罪不重科。
師因淨慈先馳通書，師問云：你長老甚處人？馳云：和尚大似不相識。師云：你是甚處人？馳云：弊鄉越州。師云：猛虎不食伏肉。
師坐次，因頭帽脫落，問僧：既是頭帽，因甚却在地上？僧拈起過與師，師接云：也是奴兒婢子。僧無語，師打一掌云：果然。
師一日陞堂鳴鼓，師在帳裏坐，侍者尋師不見，師撥開帳云：只在遮裏，因甚不見？侍者無語，自代云：大斧斫三門。
師因維那來報迎佛，師云：迎甚麼佛？那云：見在佛。師云：作麼生迎？維那問訊，叉手而立，師云：不是遮箇道理。那云：却請和尚道。師云：椎牛擂鼓。維那禮拜而出。
師因官人問多寶寺僧：既是多寶，為甚却窮？僧無語，自代云：立處太高。
師問僧：你是甚院僧？僧云：天宮院。師云：既是天宮院，為甚兩脚蹋地？僧無語，自代云：爭怪得我？
師問僧：大雨時行時如何？僧云：普。師云：三世如來向甚處去？僧云：三門外。師豎起拂子云：過。
師問僧：天晴雨下時如何？僧云：一箭兩垛。師云：貴買不如賤賣。僧無語，師便打云：掠虛漢。
佛海瞎堂禪師語錄卷第三

佛海瞎堂禪師語錄卷第四

頌古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未離兜率降王宮，便就刀山入鑊湯，等閑擒下白拈賊，滿眼俱為敗露贓。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毗藍園裏喪佳聲，分手徒勞布惡名。果是一文偷不得，至今虛作不良人。

世尊拈花。
十萬眾前無出路，冬瓜印子印何人？迦葉只因曾冷笑，至今陷在涅槃城。

百丈再參馬祖。
家常待客勸三盃，鴆酒不消喫一盞。當時裂破夜叉頭，頂門突出醯羅眼。

趙州勘婆。
纔拈折箭斷弦弓，隨手雙鵰落碧空。打鼓看來君不見，萬年松在祝融峯。

青州布衫
馬面驢腮無處雪，海竭山摧天地裂。老古錐，太孤絕。龜毛拂去眼中塵，兔角杖敲空裏月。

瑞巖主人翁。
時臨孤島畔，拭目望蓬萊。空山無人處，水流花自開。

夾山境。
陜府鐵牛口門窄，嘉州大像耳輪長。驚起暮天沙上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靈雲見桃花。
咄咄瞎驢趁大隊，眨上眉毛佛不會。白雲斷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正法眼藏，瞎驢邊滅。
濃雲潑墨半遮山，碎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德山托鉢。
參天白刃赤身挨，李順王均破草鞵。德山智量過君子，活捉生擒立地埋。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梵志有錢時，能肥又能白。梵志無錢時，能瘦又能黑。十字街頭立，被人喚作賊。

日面佛，月面佛，

尊位如何，澄潭影裏探秋波。日面月面，鐵眼銅睛安可辨。君不見，一聲霹靂兮霧罩長空，千眼頓開兮雲收嶽面。還見馬師麼，病在膏肓，切須忌口。

風穴在郢州衙內，陞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盧陂長老出眾云：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沈巨浸，却嗟蛙步[馬*展]泥沙。陂佇思，穴便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便打云：長老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穴又打。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甚麼？牧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搏風展翅拏滄海，直取龍吞也大奇。八臂那吒攔得住，和聲撲碎五須彌。風前截斷，句後全提。高出祖師三要印，不落雲門第一機。噫，盧陂盧陂。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我今日勞倦，問取智藏去。僧問智藏，藏云：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舉似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

短帽輕衫宮樣窄，舞徧胡笳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歸，歸來月色和雲白。

婆子偷趙州笋

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傾蓋白頭新。

雪峯。古澗。寒泉。

唱拍相隨特地新，舞衣歌版不須呈。雲間獨有簫韶曲，未肯流傳取次人。

定上座問臨濟佛法大意。

案頭獲敕令行時，閫外全提殺活機。回首華山孤頂望，巨靈神亦竪降旗。

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禮拜，祖歸方丈，士隨後云：適來弄巧成拙。

率陀天上翻筋斗，鄧畢羅都汨碖眠。醉後歸來明月夜，笙歌引入畫堂前。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不是風幡動，亦非仁者心。自從胡亂後，淈[泳-永+盾]到而今。

楚王城畔，汝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魈趯氣毬。貪看六么花十八，不知船子下揚州。

歸宗因小師來辭，宗問：甚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遮裏有一味禪。小師云：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宗便打。小師云：會也！會也！宗云：道！道！小師擬開口，宗又打。

神仙秘訣妙難傳，禿頂脩羅打左拳。半夜歸來無覓處，忍飢高臥飯籮邊。

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云：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暗，蛇頭擷落鬼神驚。

百丈問趙州：近離甚處？州云：南泉。丈云：南泉有何言句？州云：未得之人，直須悄然。丈便喝，州作怕勢。丈云：大好悄然。州乃作舞而去。

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嚴平犯牛斗。師子嚬呻野犴鳴，抉出离婁眼裏筋。伸一手，縮一手，重陽決定九月九。相喚相呼獨自歸，赤骨貧窮露雙肘。

雪峯問僧：甚處來？僧云：浙中來。峯云：船來？陸來？僧云：二途不涉。峯云：爭得到遮裏？僧云：有甚隔礙？峯打趁出。僧十年後再來，峯問：甚處來？僧云：湖南來。峯云：與此間相去多少？僧云：不隔。峯豎起拂云：還隔遮箇麼？僧云：若隔則不到也。峯又打趁出。僧後住，凡見人便罵。雪峯一日有同行聞，特去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此罵佗？僧舉前話，被同行詬叱，與佗說破。僧當時悲泣，常夜中焚香遙禮雪峯。

膏肓未必兩邊尋，好是良醫雙下鍼。死活不能全忌口，喪車背後念觀音。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你在地獄中安不？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問：你還求出不？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父嚴子逆事猶乖，宣德樓前問李差。斷頭剖腹從輕斷，直待還魂合處埋。

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則太殺道，只道得八成。蓋云：却請和尚道。霜云：無人識得渠。

汲水佳人立曉風，青絲放盡轆轤空。銀缾觸破紅糚面，零落桃花滿井紅。

谷山問秀谿：聲色純真，如何是道？谿云：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谿云：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却從西過東立。谿下禪牀，谷山搦住云：聲色純真事作麼生？谿便掌。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谿云：要谷山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兩陣交鋒笑似瞋，雙眉倒卓眼生筋，谿山雲月誰為侶？南北東西絕近隣。

外道問佛：

不問有言無言，說甚見影見鞭。露柱口挂壁上，燈籠倒退三千。

女子出定。

塞破太虛空，關津更不通。文殊與網明，自西還自東。眉間抚劒頻相顧，女子瞿曇立下風。

倒却門前剎竿著。

等閑饒舌話金襴，便與當頭倒剎竿，從此天倫轉無義，冷光猶自逼人寒。

北斗裏藏身。

韶陽一擊最新奇，鬧市門頭直面提，倒嶽傾湫全正令，電光石火去難追。

洞山訪隱山。

眼目高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蠓蝠蠆上挨肩入，鸑鷟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粟柄作禾莖。後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佗鳥兔更。

三角示眾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麻谷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掀倒禪牀，角便打。

霧卷雲收，雷犇電爍。眼暗耳聾，此錯彼錯。錯不錯，何處著。去兮住兮大忽忽，寂兮寥兮活鱍鱍。

南泉斬猫兒

饒君舌拄梵天，我也令行一半。趙州頭戴草鞋，也是新繁轢鑽。

狗子無佛性。

趙州狗子無佛性，石牛不怕師子吼。午夜雲騰浪接天，海門一陣狂風掃。茫茫大地參玄人，眼裏無筋一世貧。掣電機關何處討，頭角崢嶸出荒草。

西睦和尚喚侍者，者應諾。睦云：更深夜靜，共伊商量去。

更深夜靜好商量，携手相將入醉鄉。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何事守空房。

臨濟無位真人，

無位真人赤肉團，電機旋掣走珠盤。金剛正眼泥彈子，烈燄光中側足看。

鏡清問僧：門外甚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眾生顛倒，迷己逐物。僧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又如何？清云：洎不迷己。僧云：洎不迷己意作麼生？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門外雨滴聲，家和萬事成。歸來無一物，令人憶鏡清。

玄沙因僧來作禮，沙云：因我得禮汝。

因我得禮汝，乾坤粟粒許。若要除三害，無過問周處。

蜆子和尚久參雪峯，晦跡古廟，白日撈蝦蜆充齋，夜向紙錢堆宿。淨華嚴疑之，先入紙錢中坐。蜆子夜歸，遂撥開紙堆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蜆云：神前酒臺盤。淨再拜謝之。

神前撥帳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臺。赤體袒肩頭面禮，禍從天降不生災。

慈明室中置水一盆，橫劒在上，盆下有草鞂一緉。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華嚴經：普眼不見普賢。

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追空覓鴈蹤，蹋破草鞂跟已斷，巍然獨坐大雄峯。

讚佛祖

釋迦出山相

大哉釋迦文，福聚海無量。此地少朱砂，赤土以為上。我今稽首禮讚揚，留與人天作牓樣。(咄！)

觀音大士

大哉觀世音，功德不思議。來說是非人，是非人便是。

布袋和尚恭依

聖上韻

布袋挨開，猿啼曉月。海嶽逃形，佛魔路絕。列列挈挈，翹翹傑傑。大機兮棒打不回頭，大用兮利劒流鮮血。別別，出海崑崙頭戴雪。

誌公和尚

一據獨龍岡，三朝揚聖化。擘破老面皮，索盡遼天價。當時誤殺張僧繇，誰料而今轉更遙。描不成，畫不就，三箇骰兒拋十九。一段風光何處有，曲尺翦刀并掃箒。

維摩居士(趙觀使請讚)

到處毀僧罵佛，知佗有官無官。善現屢遭呵責，瞿曇也被熱謾。只有文殊不肯，喫氣出來理問。遮漢自知無理，當時口似磉盤。

金華聖者

禦兵戈，刀斧不能斫。經大劫，水火不能著。姊夫小舅有來由，佛面猪頭何處求。二百年來龜嶺下，三山依舊水東流。

達磨祖師

不是梁皇勘過，肯來少室冷坐。累佗二祖失心，被人喚作達磨。

鹽官和尚

老倒放，不會事。扇破覓犀牛兒，尚有遺風餘烈。[口*癸]吒噠哩嚤呢。

雪峯和尚

三回訪道投子，九度親到洞山。末後最初非句，從教蓋地蓋天。三箇木毬開鬼眼，無端羈鎖落人間。

長髭和尚

突兀神光萬尋，[毯-炎+合][毯-炎+及]髭鬚百結。聲冤瑞應峯前，解道紅鑪片雪。我今稽音問行蹤，敢向虛空釘鐵橛。

臨濟和尚

吹毛未舉，鮮血淋漓。塗毒纔撾，徧界橫屍。機如劈竹，口似鼓槌。二百年前，江西湖南殺人放火。三千里外，山東河北奪鼓攙

旗。掀翻大海，倒坐須彌。青草步頭行正令，白拈手裏覓便宜。咄咄，小廝兒。囚，我且問你，瞎底正法眼分付阿誰？

雲門大師

倒著睦州破蒲鞂，橫輥雪峯爛毬子。鴆鳥飛空草不生，毒龍入水魚皆死。單提獨掇驗人關，逆順雙行絕往還。遺烈尚餘風凜凜，至今猶有一斑斑。

普化和尚

熱發風狂，趯倒飯牀。挨脚脫漏，倒翻筋斗。壞佗臨濟一生禪，啞却盤山三昧口。有時好，未必好。有時惡，未必惡。有時把箇破木鐸，大悲院裏趕村齋，直至而今無摸[打-丁+索]。

木平和尚

嶽聳淵深，貌古神清。渴有米汁，饌無佳珍。龍牀頭賣弄草鞂兩脚，御舟前突出雲衲半身。舉棹迷源兮門索已露，移舟別水兮眼倒生筋。敢道不勞斤斧，夫是之謂木平。

船子和尚

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喪盡結深冤，父南子北家何在？撥轉天關地軸翻。
風卷雲天小艇斜，煙波深處作生涯。絲輪掣斷雙關手，抉出驪龍眼裏沙。

香林遠和尚

十八年參甚麼禪，雲門奧旨要人傳，驀然合著大石調，斬新臘月火燒山。

楊岐和尚

箚楊岐獨脚寨，嚇臨濟小廝兒。栗棘金圈輸貨價，土曠人稀賣與誰？只將破草鞂、泥彈子向十字街頭換得眼睛三百擔，人亦不覺，鬼也不知。噫嘻嚱！半夜歸來日卓午，虛空依舊畫娥眉。

玉泉皓和尚

倒施逆用，獨掇單提。烏飛兔走，虎驟龍馳。晷運推移兮日南長至，布裩不洗兮無來換替。從教撒土拋沙，自在盌鳴[尸@豕]沸。我今稽首，樓至如來。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典午和尚(塗毒巖主請讚)

濯錦之源，怒濤洶湧吞三峽；合浦之淵，巨浪騰空接五湖。奪雙標隨手便擲，攷丹霞復得賢無。顱頂方衣，踞死心席面而飽飲鴆毒；鵰眉象準，造湛堂虎穴而斷命喪軀。徹黃龍三關巴鼻，脫臨濟十世規模。牛頭馬頭出沒，佛病祖病痛除。稽首瞎驢，非橫滅族。水無鱗介，巖有塗毒。義斷情忘，親承付囑。

大慧禪師

參禪闕典，學佛無功。破楊岐道，滅臨濟宗。直下單提，佛祖不犯。令掣顛掣狂，住雙徑峯。等閑拈却，衲僧定命。索將錯就錯，名聞　九重。阿呵呵，見也麼？竹篦觸背，失錢遭罪。天道不放還，驪珠絕瑕纇。

偈頌

楞嚴六根

非眼能見

阿那律陀天眼觀，大千攝入一毫端，掌中謾說菴摩勒，無限蒼生被熱謾。

無耳能聞

跋難陀龍能聽聞，淨名結舌若為論。行到水窮山盡處，虛空依舊塞乾坤。

無鼻齅香

殑伽河神非鼻香，貧兒乍富也尋常。蓮河岸上曾遭叱，禍出私門變吉祥。

異舌知味

憍梵鉢提知此味，苦澁鹹酸那裏是，一舉如能至梵天，超證如來真實義。

非身覺觸

舜若多非身覺觸，閇門塞戶栽荊棘。邈得虛空恰似渠，似渠也是閑相識。

意根了知

金色頭蛇意根滅，圓明了知無處雪，草鞂跟斷眼皮橫，善財拄杖生三節。

子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

子湖有狗取人頭，大笑長歌出畫樓。落日斷霞連嶽頂，牧童歸去倒騎牛。
子湖有狗取人心，見說黃河沒底深。華表柱頭留語後，更無消息到如今。
子湖有狗取人足，舞罷饒君三兩曲。玉鐙金鞍挽莫回，夜來依舊蘆花宿。

瞎堂三句

我有不入驢耳句，日盈月昃未容呈。出門會得天平錯，未出門先舉向君。
我有截水停輪句，人天路絕信來稀。等閑靠却過頭杖，門裏深沙眼[((嘹-口)-(日/小)+目)*皮]睒。
我有和煙釣月句，山摧海竭是生涯。到頭貧富知恩少，收拾歸來總一家。
瞎堂一句分三句，純鋼打就生鐵鑄。半夜烏龜脫殼飛，星羅雲散無尋處。

四威儀(一七三五言)

行，日午歸來打八更。荒草裏，結舌話無生。
住。和聲塞斷來時路。斗柄垂、風雲常滿肚。
坐，往來凡聖如推磨。罷休休，相招不肯過。
臥精進、誰知成懶惰。念摩訶、不如還忍餓。

不顯名大檀越請偈(五首)

大機圜應脫名模，極目風光滿帝都。昨夜酒樓春洞曉，當頭徹見大毗盧。
逆順機中總是禪，在家不礙出家緣，龐公父子團圞坐，頓覺無生話已圜。
單提直指若為參，貝葉靈文滿寶函，無我無人無壽者，塵塵剎剎是瞿曇。
若能轉物即如來，糞掃堆頭正眼開，隨順眾生顛倒見，庶幾隨處顯靈臺。
報應差殊事不同，勞生何用出樊籠。欲知自性天真佛，盡在朝昏一念中。

答松窻居士

萬機消爍眼頭空，一點不來誰與同？未問維摩先杜口，如何作得住山翁？

寄超然居士

瀙水一言親領略，桐城千里重相聞。節角諵訛斬新句，不知居士與誰論。

答曾侍郎

輝天綽地金剛眼，再鍛重烹鐵蒺藜，脫體頓拋無朕跡，瞎驢從此喪全機。當陽活脫向上路，收放應須濶著步，印泥印水目前觀，日面月面沒回互。脫籠掣轡絕名模，棒喝交馳得也無，不落化門成底事，紫羅帳裏撒真珠。

寄汪狀元

全機倒用若為醻，盡法無民未肯休。金馬玉堂留不住，依前屋裏販楊州。

答葛通判

醢羅正眼塵中現，列祖玄機格外提，打鼓看來冤未雪，從來赤土畫團箕。

示李才翁宣教

吾官學佛幾經秋，夢裏書空醒便休。會得三吳滅門句，也須親到百花洲。

朱伯可求頌(并引)

判務無隅居士，道韻超倫，天姿拔萃。忠義貫日月，孝悌通人神。訓子得方，治家有法。於鳳凰山麓先君墓側，粝迎照菴，永延緇侶，用資神道。慧遠乞罷崇先，得旨自便，投老于此。坐席未暖，而應詔冷泉。臨別求語，信筆說偈。

鳳凰山下方求隱，摩竭城中又轉身，星電交馳何處是？旋穖倒用若為陳？居士門高無異說，山僧行處脫根塵。風作伴，月為隣，三眼摩醢笑似瞋，佗年策杖重傾蓋，抵掌掀眉一笑新。

錢知縣祈嗣求頌

明珠在掌猶遺墜，輝玉囊中不失時。幸有觀音玉環手，何勞更誦夢熊詩。

王知縣求頌(無一居士)

無一法與人，豈有二種語。居士門牆高，逢人恁麼舉。石梁踏斷眼皮橫，師子遊行無伴侶。

葛通判請益非心非佛因緣以偈示之

即心即佛眉拄地，非佛非心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李撫幹牧牛圖

道是為山水牯牛，輸佗黑子却贏籌。不是為山水牯牛，贏佗白子却輸籌。黑白未分頭角露，輸贏不是遮頭牛。繩已斷，鼻無鉤，掉尾昂頭得自由。雲山無限青青草，香水和煙細細流。飢時放，飽時收，臨風轟起一聲笛，回首家山萬事休。

和石解元白蓮

玉女欹冠瑩夜塘，雪敷仙掌犯秋香。江南五月多風韻，素豔天資難點糚。
初從蓮社泛池塘，攝入羣賢鼻觀香。粉露已隨雲雨去，冰姿留得小殘糚。

國清振錫橋

五峯翠挼藍，雙澗聲振錫。中有老頻螺，倒吹無孔笛。不許行雲作伴歸，誰來蹋破蒼苔跡。

雙林無著軒

卓爾羣機赴，陶然萬象沈。湖天浮水遠，岸石浸雲深。雨霽月華透，風搖山影侵。靈然超八達，廓徹妙明心。

遊劉阮洞

雲深露冷無人到，小徑陰雲翠欲迷。吊罷神仙古時跡，亂峯影裏聽猿啼。

南翔寺

無數青山伴我行，更將清淺濯塵纓。沈流漱石真吾事，買片閑由就此耕。

鏡菴

古鏡破來菴許大，秋毫未盡眼能寬。江湖不記三生夢，風月惟餘一釣竿。

鴻福普同塔

海底紅塵起，山頭白浪飛。若能如是會，永劫墮泥犁。

題墨竹

通乎筆端之有神，妙乎造化之有功。戲蒼龍之引尾，背皓月而搖風。踈影無聲亂寒墨，瘦枝有葉翻秋空。

福勝寺香風堂

襲襲聞天都，飄飄滿衣褞。高出威音前，平超樓至後。不墮四時春，肯與百花鬪。鼻觀豈能收，河神安可詬。陶然水鏡空，雲冷香風透。

妙喜南還以偈迓之

聞道　天書下禁闈，定知雲跡會樞機。銅駝千載今休問，一段風光本彩歸。

次萬年賁和尚韻

就得頭來正好參，倚佗門戶不相諳。導師故有眠雲句，應笑空生夢裏談。
一丘一壑笑談開，安用相逢把酒盃。雨後雨前牙爪在，細磨春色待君來。

寄中竺妙禪師

湖山添得老魔王，舌卷風雷眼放光。背却法堂重勘破，不知誰與我分贓。

寄道場全和尚

雪頂崑崙著意猜，十頭羅剎笑顏開。鑊湯冷處君先入，浒眼橫時待我來。

寄[仁-二+(幺*刀)]堂仁和尚

一擊當機，千聖莫窺。佩無文印，著糞掃衣。踞魔王殿，開邪見扉。說禪說道，惡口臊齒。論心論性，撒屎撤尿。牽犁上樹，拗折稱鎚。抗戾佛祖，倒行逆施。不是[仁-二+(幺 *刀)]堂，更是阿誰？囚！曲罷酒闌人不會，斷腸依舊畫娥眉。

寄體首座

白石山頭衲子多，泥牛吸盡井中波，佗年布袋重開口，佛祖依前不奈何。

送能首座住紫籜

驅耕奪食繼心燈，互換交馳貨物增。道大莫知空冀北，功恢高揖嶺南能。

送宣長老住林泉

脫籠掣轡換皮毛，水遠山長道自高。平澹家風隨分展，割雞時暫屈牛刀。

送九峯長老歸舊隱

銕面波斯駕怒濤，黑風纔起浪頭高，倒撐小艇抽金鏃，恰似將軍入不毛。

送之書記

大用現前全體是，聖凡情盡影難留，鉢盂根底三千界，拄杖頭邊四百州。雲作伴，月為儔，到家別有通天路，把定牢關輥繡毬。

寄楊高士

富有十年別，貧無一覺眠。好來同夜話，相共酌清泉。

寄源大師

學佛以悟為則，虛詞不入公門。君看羲之草聖，一點入石三分。

送萬年化主兼簡妙淨居士

石橋路嶮橫身入，牛宿峰高賴面看。不是閭丘賢太守，誰能閑識老豐干。

送日本國覺阿、金慶二禪人遊天台

佛子親從日本來，人天隨步歎奇哉，一機拶出金牛舞，千聖當頭正眼開。
殺人放火大慈悲，禪教俱非道莫齊。平地一聲師子吼，釋迦彌勒豎降旗。
佛子飛帆過海來，好携缾錫上天台。國師尚有靈蹤在，寶塔巍然正面開。
達磨西來教外宗，了無言說立全功。單傳直指通身眼，誰信從前徹骨窮。

次陳秘書韻

保福當年閑借問，鵝湖驟步入僧堂。定盤星上無深意，莫認鉤頭些子香。
一句單提脫正偏，百川風月自陶然。優樓不敢輕開口，合掌擎拳在佛前。
旋機倒用從前事，奪食驅耕驗作家。星電交馳玄路絕，從教努目視深沙。

次陳判院韻

謗佗佛法壞佗禪，劒樹刀山在目前。井底烏龜吞夜月，木人回首哭蒼天。

示無住道人

打破從來淨潔禪，萬機攢簇髑髏前。橫身塞斷來時路，一句當機日麗天。

示幹水碓化士

轉轆轤時難近傍，立停停處絕承當。磈磨碓擣從來事，磕破渾侖總不妨。

赴鴻福示眾

十處住山今已老，半生雲水未忘機。今朝又作浮山夢，暗寫愁腸寄與誰。

送楊高士歸蜀

龍馳虎驟道何存，肯轉靈丹奉　至尊。令下家山言下準，瓢中日月掌中分。昔年握手登金殿，今日擎拳出禁門。我欲送君迷舊隱，桃源流水杏花村。

寄驥禪人

姑蘇臺畔惡相從，海湧峯前事亦同。故國夢回春已走，水雲相望一帆風。

送惠冲禪客

老冲問法如春雷，忿怒那吒挽不回。龍馳虎驟劈箭催，暴風狂雨山嶽摧。我亦隨分圓機應，出必取也戰必勝。如珠走盤盤走珠，星飛電轉了無餘。佗年呵風罵雨，巍巍獨坐妙峯頂。佇看殺人放火，烱烱雙眸爍太虛。

送了禪人

未明定觀三千界，且看江西十八灘。照出芙蓉城下月，金波影裏麥秋寒。

示禪人

鐵石身心來問道，慣調金鏃若為醻？棒頭喝下隨流入，靠倒溈山水牯牛。
一句全提絕類倫，萬機不到始通津。道人別有遮天眼，四海無家總是親。

顧鑑全抽徹底參，新豐三頓實難甘。到頭恩怨無餘地，贏得兒孫轉放憨。
六塵不惡機難測，三昧無聲妙莫窮。脫體頓拋忘朕跡，瞎驢何處覓行蹤。
懸崖捉拍舞三臺，死虎驚忙眼豁開，聖地不生凡草木，果然親見瞎堂來。
風前突出醯羅眼，格外單提栗棘禪。百草頭邊玄路絕，到家不直半分錢。

示化士

披毛戴角學無生，劒樹刀山取次行。不向五峯吞栗棘，爭知日午打三更。
身如椰子膽如天，喝道來參栗棘禪。按下雲頭輕領過，口皮元只在唇邊。
臨濟家常添鉢遊，知音纔見不輕醻。掩門歸去陳嘉饌，直至而今飽未休。
拄杖生根挑不上，鉢盂無底滿盛歸。淨名何用空惆悵，哭罷香嚴也不知。頭鬟鬆兮郡辨，耳卓朔兮莫窺。渡口船回人借問，寒山南畔石橋西。
顧在機前發，鑑從顧後抽，法身藏北斗，船子下揚州。四海風為線，三山月作鉤，回戈撥龍尾，佇看釣鼇頭。

洪秀才乞頌

列聖叢中獨許君，空王令下急翻身。會須別有拏雲手，指出威音那畔人。

陳道士乞頌

先生道妙一時傳，我亦隨機叩兩端。拈却司農無字印，百川從此絕波瀾。

東陽光化士乞頌

古殿燒殘不記年，冷光相射斗牛寒。投機會有揮斤手，碧瓦朱甍翠插天。

贈演說人

西湖演士妙天機，舌轉風雷口角飛。奪騎未聞沙塞冷，斬關先覺陣雲低。前賢後聖從君數，水遠山長我自知。皓首不須尋舊隱，到頭誰是復誰非。

漁父詞四首

德山和尚

咄！遮川僧，能磊苴，杖挑一擔敲門瓦，未與點心先口啞。都放下，從茲婆餅增高價。　叵耐龍潭親到也，真金砂礫齊拋捨，佛祖棒頭傾雨瀉。無可把，元來不在之乎者。

臨濟和尚

六十山藤真重賞，蒲鞂眼正分龍象。直造大愚呈伎倆，機不讓，隔[革*(華-(十*丨　*十)+(人*丨　*人))]也解頻抓痒。　黃蘗山高爭敢仰，親非父子誰來往？慣將虎鬚忘意想，攔腮掌，一聲霹靂千峯上。

佛果禪師

發足南方明自己，白蓮峯頂逢穿耳。瞬目揚眉俱不是，知羞耻，堪嗟少室分皮髓。　小玉嘉聲猶未已，擅郎何事迷深旨？一句斬新方徹底，禪林裏，翻雲覆雨風波起。

瞎堂自述

不向蘆花深處臥，移舟儘在波心過。得箇錦鱗如許大，無處貨，推蓬對月平分破。　舞棹長歌聲遠播，江山心醉凝眸坐。賴有兒孫齊花柁，相應和，船頭撥轉還鄉那。

自讚

禪人寫師真請讚

早依圜悟，晚住林泉。無門雪屈，徧界聲冤。對天子，廓摩醯，首羅眼，提揚岐。金圈栗，棘蓬禪。神仙秘訣，父子不傳。平地放開縛虎手，等閑迸出攔胸拳。
獨步邪見林，高據魔王殿。說欺凡罔聖禪，現夜叉羅剎面。掀翻巨嶽，徹底放憨。打破牢關，突出難辨。阿呵呵，見也麼？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畫也錯，讚也錯，不識蜆子笊籬，喚作普化木鐸。而今要且頭不是頭，脚不是脚，恐人無信，立此為約。
開荊棘林，塞人天路。把斷綱宗，闊行大步。風高雲靜月眉橫，直向金輪水際行。到家無剩地，日出事還生。
斷滅佛種，破除家計。不是別人，楊岐五世。禪道耳邊風，佛法眼中翳。問渠將底為人，尚有隨身赤契。
大地一渾身，虛空絕四隣。不識栢樹子，喚作麻三斤。好時十分瀟灑，惡時一味荔苴。等閑牽犁上佛殿，乘興鉢盂裏走馬。平地撒屎撒尿，知佗是真是假。禪人描邊將來，大虫頭上火把。
祝髮何早，聞道何晚。出林猛虎靠山，當路毒蛇開眼。重不重漏洩，擬不擬便著。借問呂 望六韜，何似黃公三略。
把定放開全在你，和泥合水更由誰。大地簇成三事衲，虛空迸出兩條眉。絕忌諱，猛提撕。驚回春夢破，倒跨鐵牛歸。
按輪王劒，全生殺機。豁開正眼，當頭者誰。從來無忌諱，底事沒商量。趙州密意憑誰訴，鐵作心肝也斷腸。
冷笑德山，熱謾臨濟。頭重尾輕，盌鳴[尸@豕]沸。明侍者，透天機，八十翁翁巧畫眉。掀翻師子窟，倒跨瞎驢兒。
風高雲澹，露令煙清。坐松下石，聽松上聲。聞知見覺沒干涉，暑往寒來無處雪。八臂那吒賴面看，七星利劒和聲截。
畫出不堪，棄智雜毒。讚之不是，厭身桎梏。一十三處坐道場，二時粥飯何曾足。日裏夜行，投明暗宿。
透過荊棘林，瞎却醯羅眼。拈起破砂盆，放下漏燈盞。獨有周書記，全機識得渠。好笑雲黃傅大士，也曾赤脚禮文殊。
靠倒雲門抽顧鑒，挨開臨濟主賓禪。一星猊血化驢乳，半點鸞膠續斷絃。淳侍者，脫機緣。波斯拾得招文袋，月裏麒麟笑揭天。
帀地普天，銀山鐵壁。正令全提，虛空削跡。月眉橫，照用分，星流電掣透龍門。向道瞎驢無忌諱，脚尖趯出舊乾坤。
不參鼻祖禪，不使冬瓜印。倒拈定命索，單提不犯令。天堂地獄莫能收，佛界魔宮任意遊。因尋清水閘，誤入赤城州。
雖有兩條眉，不識一箇字。露柱未懷胎，面目却相似。說心說性，來與三斤麻。撒屎撒尿，演出一大事。阿呵呵，見也麼？江南生皂樹，江北出天蘿。

橫按拄杖，坐盤陀石。鼻孔遼天，眼睛突出。澹煙籠古樹，缺月挂藤蘿。分付俊禪者，勘破老頭陀。
列列挈挈，磽磽聱聱。廓然無聖，平地喫交。鼻孔生三竅，眉毛只一般。奇哉王道士，頭戴樺皮冠。
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放箸忘恩，停盃斷義。參得些兒小玉禪，幾回賣弄　帝王前，圓悟室中遭毒手，為人揮起迸心拳。
飄飄蕭蕭松百赤，突突兀兀雲半肩。放□□□□□調，剛被時人喚作禪。
松形鶴骨底村僧，鬼妬人嫌我亦憎，懸羊賣狗隨時遣，栗棘金圈任跳吞。忽然拶著，東弗于逮騎驢喫撲；驀地拓開，北鬱單越海湧波騰。淮山兩踞，撥火求冰，問渠西祖之道，何曾□□□□？
幸自十分畫出一半，我便是渠略無思箄。無思箄處妙難傳，忿怒那吒喫痛拳。道不是道，禪不是禪，星馳電掣，漢語胡言。驀地揭起腦蓋，依前舌拄梵天。咄！是甚麼面目？可憐只有些兒栗棘金圈，盡底分付常山林泉。
倒數一二三，翻成四五六。蹋斷獨木橋，唱起雲門曲。急似箭，直如弦。列祖不知何處去，瞎驢依舊痛加鞭。
住飛來峯，飲冷泉水，倒用逆施，拈頭作尾。十字街頭擊鼓，五天印土喫茶，南北東西若稻麻，钁頭些子意，驗盡當行家。
普證作此像，是相故非真。虛空無背面，露柱倒生根。傍提正按低叉手，獨掇單提高打躬。佛魔削跡，凡聖泯蹤。雨過雲山空漠漠，日高花影亂重重。
道出古今，法超聞見。雨驟雲馳，星移斗轉。夢魂歷盡百城餘，覺後端知一物無。打鼓看來君不見，拈花笑殺老臊胡。
師子哮吼，象王回旋，左顧右盼，七穴八穿，平地和聲便拶，等閑敎跳上天，築著梵王香案，然後退身歸本位，叉手而立，自云：法徽伏候台旨，未敢自專。
入魔王隊，住邪見林。修菩薩行，現夜叉心。舌頭拖地有誰識，鼻孔遼天無處尋。
大道廓然，真空泯跡。金裏淘砂，玉中辨石。衲僧用處脫羅籠，熨斗煎茶銚不同。一聲師子吼，徧界絕狐蹤。
到處說禪說道，為人入水入泥。半生出來住院，一□斷送頭皮。讚也得，毀也得，臨濟便是白拈。賊賊賊，也只當甚乾羅蔔。

為月堂和尚入壙

顧鑑全抽妙莫傳，星移斗轉直如絃。昨宵舞罷雲門曲，回首韶光二月天。

圓寂淨慈方丈月堂禪師和尚，早依圜悟，晚謁雪峯，挂古帆於大目谿頭，透清波於妙湛海底，累膺詔旨，徧坐名藍，截鐵斬釘，咬薑呷醋。五十年弘持妙道，曲借傍提；一平生建立法幢，單拈獨掇。時節既至，得路便行，佛祖慧命如塗足油，雲門正宗如拆韆線，衲子英標零落，大道破碎無聞。嗚呼！泰山其頹，哲人其萎，昏衢暗暝，眾生無依。只而今虎踞龍蟠，猿啼鶴怨，玉埋黃壤，名煥丹霄即不無，敢問大眾：作麼生是月堂老人不露風骨底句？莫是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麼？錯，錯！畢竟如何？以拄杖擊香卓一下，云：地戶牢關銀浪淨，天鑪不放火雲飛，苔封古路星河暗，拾得寒山總不知。

為了禪人秉炬

冷露滴禪衣，朔風敗殘葉，撒手那邊行，舉步頓超越。觸目是菩提，衲僧眼中屑，火後一莖茅，有口無處雪。唯有了禪人，深明箇時節，無明山當下便摧，人我擔即時拗折。歸去來兮生死不相關，亘古今兮離微俱不涉，一句子是真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諦聽！諦聽！豎起火把，云：諸法從緣生，緣離法即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

為老隆上座秉炬

四山無路隨佗去，一點有依終始疑。滯水遇風波浪起，老隆還有轉身時。老隆首座既解轉身，為甚不能吐霧？大眾，忽若被佗興雲吐霧時，諸人向甚麼處回互？咄咄，蠱毒之鄉水莫嘗，謹家之門禍不入。而今要見隆首座轉身處麼？麒麟墮地露閂索，泥牛耕破夕陽春。

為密上座秉炬

袁州密禪人，去住知時節。春仲麥秋寒，舉步頓超越。不作靈雲見，桃花眼中屑。六用既不成，萬機俱透徹。依依岸柳翠如眉，片片梨衣飛似雪。密禪人，正當恁麼時如何？紅霞散彩月沈輝，金毛跳出驪龍穴。

為曹印錄秉炬

四十年來曹印錄，大夢如何竟不還？去住拂開名利眼，死生超脫是非關。嗚呼！秋風吹落葉，秋露滴芙蓉，撒手歸去來，是身非我有。方寸中初無過犯，筆端下豈有異同？而今與你諸人，一一依法施行。遮公案須是山僧明明結絕，火把子只今在我手裏。且作麼生結絕？輝騰紅燄連霄漢，照徹本來清淨身，在處莊嚴隨處樂，遮回不怕長官嗔。

為陳宣教除靈

自古聖賢歸寂滅，由來三昧本無聲，皇天若欲興儒釋，何喪斯文太早生？陳宣教還相記得麼？譬如動目能搖湛水，是知動靜不以像而像，去來不以形而形，是相非相、是真非真，紅霞散彩青山綠，未必僧繇畫得成。既畫不成，且道此箇面目從甚處得來？良久，云：撒手那邊千聖外，更無一法可相呈。

李賢良為小賢良周周宮人入骨

黑豆生芽金鼎活，靈苗挺秀又還萎，青山不鎖來時路，回首還尋舊隱歸。李賢良門下小賢良。周周官人，來時恁麼來，聖智安可辨？去時恁麼去，佛眼莫能窺。白骨迎歸無縫塔，黃花翠竹滿巖溪，江月照兮松風吹，楚天空闊去何之？一句子為提撕，諦聽諦聽。周周官人還聞麼？豁關腦後透關眼，看取紅爐片雪飛。
佛海禪師語錄卷四(終)

No. 1360-E

佛海老人平日說法，若雷霆震驚，蟄戶咸啟。凡聞見者，不言而知。其於臨濟、正統，寧無耿光耶？俊上人緣檀者心，槧版流通，俾道能校定。念昔樞衣丈席，義不可嗣，故為編次焉。覽者當於佛祖未出世時，著一隻眼，則此錄不贅矣。
淳熙丙申中秋前住紫籜法姝　(道能)　謹書

No. 1360-F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七年三月七日，有旨：八日午時候駕過　德壽宮回，令靈隱、徑山長老同入選德殿引　　見。師奏云：(臣)正月三十日業陛下

宣　對，獲覩天顏。二月七日蒙　賜香茶，上荷聖恩，下情激切之至。　上賜坐，遂謝　恩就坐。　上曰：靈隱、徑山皆大剎，每令臣僚擇人住持。師奏云：荷陛下無忘靈山付囑，不以形服見棄，林下之人何以仰報？　上曰：去秋水潦，今歲何如？師奏云：臘雪應期，必有豐年之兆。　上曰：朕極憂民間荒歉。師奏云：(臣)亦憂春間細民艱食，賴陛下聖德所感。今二麥將熟，米價稍平，中外得人，已行賑濟。但得一飽，則農務有緒，皆　陛下生成之賜。　上曰：秋間更得一熟，民間稍甦。師奏云：陛下以百姓心而為心，聖慮既堅，必隨心念。　上曰：昔聞黃彥節舉古頌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因得受用，以虛心應物。徑山云：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師奏云：此乃三祖大師信心銘，正為有所證悟者說。上曰：如何？師奏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上喜甚。師奏云：容(臣)錄一本，并鐵舌庵錄、前後奏　對錄上　進。　上曰：甚好。又問：一口吸盡西江水，理會未得？師奏云：理會不得，無義路處直下便是。　上曰：更數年須可曉。師奏云：但於一剎那間以悟為則。奏　對既久，乃云：(臣)恐勞聖聽。謝　恩下　殿。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